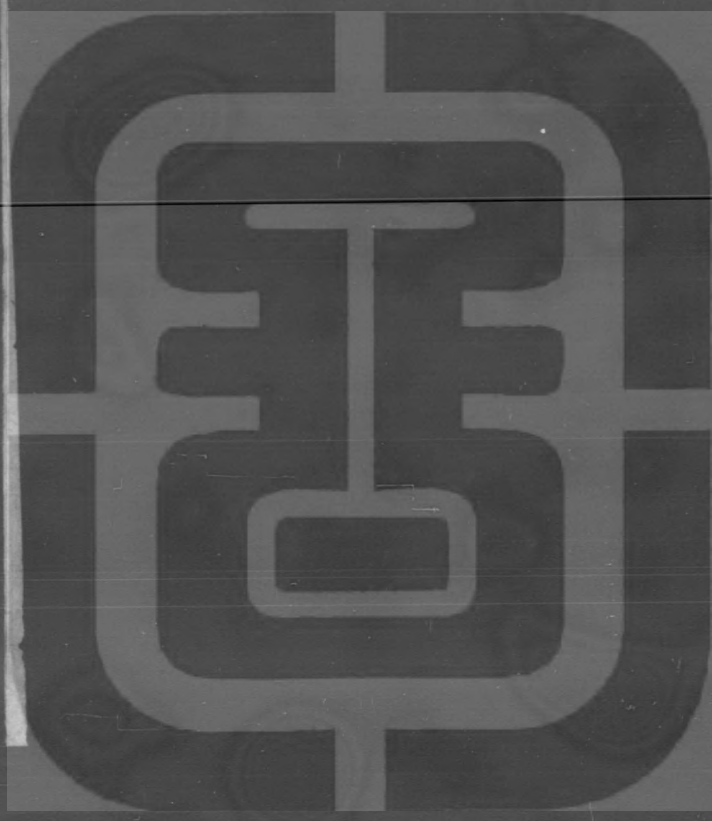


南史



列傳第九

南史十九

李

延壽

不

謝晦

兄瞻

從叔澹

弟囁

謝裕

子恂

弟純

玄孫微

述

孫眺

謝方明

子惠連

謝靈運

孫超宗

曾孫幾卿

謝晦字宣明陳郡陽夏人晉太常哀之玄孫也

哀子奕據安萬鐵並著名前史據子朗字長度

位東陽太守朗子重字景重位會稽王道子驃

騎長史重生絢瞻晦矚遯絢位至宋文帝鎮軍
長史早卒晦初爲孟昶建威府中兵參軍昶歿
帝問劉穆之昶府誰堪入府穆之舉晦卽命爲
太尉參軍武帝當訊獄其旦刑獄參軍有疾以
晦代之晦車中一覽訊牒隨問酬對無失帝奇
之卽日署刑獄賊曹累遷太尉主簿從征司馬
休之時徐達之戰歿帝將自登岸諸將諫不從
晦持帝帝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
公晦歿何有會胡藩登岍賊退乃止晦美風姿

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墨涉獵文義博瞻多
通時人以方楊德祖微將不及晦聞猶以爲恨
帝深加愛賞從征關洛內外要任悉委之帝於
彭城大會命紙筆賦詩晦恐帝有失起諫帝卽
代作曰先蕩臨淄穢却清河洛塵華陽有逸驥
桃林無伏輪於是羣臣並作時謝琨風華爲江
左第一嘗與晦俱在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時頓
有兩玉人耳劉穆之遣使陳事晦往往異同穆
之怒曰公復有還時不及帝欲以晦爲從事中

郎穆之堅執不與故終穆之世不遷及穆之喪問至帝哭之甚慟曰喪我賢友晦時正直喜甚自入閣參審其日敎出轉晦從事中郎宋臺建爲右衛將軍加侍中武帝聞咸陽淪沒欲復北伐晦諫以士馬疲怠乃止於是登城北望慨然不悅乃命羣僚誦詩晦詠王粲詩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帝流涕不自勝及帝受命於石頭登壇備法駕入宮晦領游軍爲警加中領軍封武昌縣公永初二

年坐行璽封鎮西司馬南郡太守王華而誤封北海太守球板免晦侍中尋轉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依晉中軍羊祜故事入直殿省總統宿衛及帝不豫給班劔二十人與徐羨之傅亮檀道濟並侍醫藥少帝卽位加中書令與徐傅輔政及少帝廢徐羨之以晦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加都督欲令居外爲援慮文帝至或別用人故遽有此授精兵舊將悉以配之文帝卽位晦慮不得去甚憂惶及發新亭顧石頭城喜曰

今得脫矣進封建平郡公固讓又給鼓吹一部至江陵深結侍中王華冀以免禍二女當配彭城王義康新野侯義賓元嘉二年遣妻及長子世休送女還都先是景平中魏師攻取河南至是欲誅羨之等并討晦聲言北行又言拜京陵裝舟艦傅亮與晦書言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懼者多又言當遣外監萬幼宗往時朝廷處分異常其謀頗泄三年正月晦弟黃門侍郎矚馳使告晦晦猶謂不然呼諮議參軍何

承天示以亮書曰計幼宗一二日必至傅公慮我好事故先遣此書承天曰外間所聞咸謂西討已定幼宗豈有止理晦尚謂虛使承天豫立荅詔啓草北行宜須明年江夏內史程道慧得尋陽人書言其事已審使執晦晦問計於承天對曰蒙將軍殊顧常思報德事變至矣何敢隱情然明日戒嚴動用軍法區區所懷懼不得盡晦懼曰卿豈欲我自裁哉承天曰尚未至此其在境外晦曰荊州用武之地兵糧易給聊且決

戰走復何晚吾不愛死負先帝之顧如何又謂承天曰幼宗尚未至若後二三日無消息便是不復來邪承天曰程說其事已判豈容復疑晦欲焚南蠻兵籍率見力決戰土人多勸發兵晦問諸將戰士三千足守城乎南蠻司馬周超曰非徒守城若有外寇亦可立勳司馬庾登之請解司馬南郡以授之晦卽命超爲司馬轉登之爲長史文帝誅羨之等及晦子世休收暕子世平兄子紹等晦知訖先舉羨之亮哀次發子弟

凶問旣而自出射堂集得精兵三萬人乃奉表言臣等若志欲專權不顧國典便當輔翼幼主孤背天日豈得沿流數千虛館三月奉迎鑿駕以遵下武故廬陵王於滎陽之世屢被猜嫌積怨犯上自貽非命不有所廢將何以興耿弇不以賊遺君父臣亦何負於宋室邪又言羨之亮無罪見誅王弘兄弟輕躁昧進王華猜忌忍害帝時已戒嚴尚書符荊州暴其罪狀晦率衆二萬發自江陵舟艦列自江津至于破冢旗旌相

照歎曰恨不得以此爲勤王之師移檄建鄴言
王弘曇首王華等罪又上表陳情初晦與徐傅
謀爲自全計晦據上流檀鎮廣陵各有強兵足
制朝廷羨之亮於中知權可得持久及帝將行
召檀道濟委之以衆晦始謂道濟不全及聞其
來大衆皆潰晦得小船還江陵初雍州刺史劉
粹遣弟竟陵太守道濟與臺軍主沈敞之襲江
陵至沙橋周超大破之俄而晦至江陵無佗唯
愧周超而已超其夜詣到彥之降晦乃攜弟遯

兄子世基等七騎北走遯肥不能騎馬晦每待
不得速至安陸延頭晦故吏戍主光順之檻送
建鄴於路作悲人道以自哀周超旣降到彥之
以參府事劉粹遣告彥之沙橋之事敗由周超
彥之乃執與晦等並伏誅世基絢之子也有才
氣臨歿爲連句詩曰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
一旦失風水翻爲螻蟻食晦續之曰功遂侔昔
人保退無智力旣涉太行險斯路信難陟晦女
爲彭城王義康妃聰明有才貌被髮徒跣與晦

南史列傳卷九
六
訣曰阿父大丈夫當橫屍戰場柰何狼籍都市
言訖叫絕行人爲之落淚晦歿時年三十七庚
登之殷道鸞何承天自晦下並見原

瞻字宣遠一曰名檐字通遠晦次兄也六歲能
屬文爲紫石英贊果然詩爲當時才士歎異與
從叔琨族弟靈運俱有盛名嘗作喜霽詩靈運
寫之琨詠之王弘在坐以爲三絕瞻幼孤叔母
劉撫養有恩兄弟事之同於至親劉弟柳爲吳
郡將姊俱行瞻不能違遠自楚臺祕書郎解職

隨從故爲柳建威長史後爲宋武帝相國從事
中郎晦時爲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
迎家賓客輻奏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吾家以
素退爲業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福邪乃籬
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後因宴集靈運問晦潘
陸與賈克優劣晦曰安仁諂於權門士衡邀競
無已並不能保身自求多福公問勲名佐世不
得爲並靈運曰安仁士衡才爲一時之冠方之
公間本自遼絕瞻歛容曰若處貴而能遺權斯

則是非不得而生傾危無因而至君子以明哲保身其在此乎常以裁止晦如此及還彭城言於武帝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位任顯密福過災生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前後屢陳帝欲以瞻爲吳興郡又自陳請乃爲豫章太守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輒向親舊說以爲戲笑以絕其言晦遂建佐命功瞻愈憂懼永初二年在郡遇疾不療幸於不永晦聞疾奔波瞻見之曰汝爲國大臣又總

戎重萬里遠出必生疑詢時果有詐告晦反者瞻疾篤還都帝以晦禁旅不得出宿使瞻居于晉南郡公主壻羊賁故第在領軍府東門瞻曰吾有先人弊廬何爲於此臨終遺晦書曰吾得歸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爲國爲家卒時年三十五瞻文章之美與從叔琨族弟靈運相抗靈運父瑛無才能爲祕書郎早卒而靈運好臧否人物琨患之欲加裁折未有其方謂瞻曰非汝莫能乃與晦瞻弘微等共遊戲使瞻與

靈運共車靈運登車便商較人物瞻謂曰祕書
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
止

弟疇字宣鏡年數歲所生母郭氏疾疇晨昏溫
清勤容戚顏未嘗暫改恐僕役營疾懈倦躬自
執勞母爲疾畏驚而微踐過甚一家尊卑感疇
至性咸納屢行屏氣語如此者十餘年位黃門
侍郎從坐伏誅

澹字景恒晦從叔也祖安晉太傅父瑤琅邪王

友澹任達仗氣不營當世與順陽范泰爲雲霞
之交歷位尚書宋武帝將受禪有司議使侍中
劉劼進璽帝曰此選當須人望乃使澹攝澹嘗
侍帝宴酣飲大言無所屈鄭鮮之欲按之帝以
爲澹方外士不宜規矩繩之然意不說不以任
寄後復侍飲醉謂帝曰陛下用羣臣但須委屈
順者乃見貴汲黯之徒無用也帝大笑景平中
累遷光祿大夫從子晦爲荊州將之鎮詣澹別
晦色自矜澹問晦年荅曰三十五澹笑曰昔荀

中郎年二十九爲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爲老矣
晦色甚愧元嘉中位侍中特進金紫光祿大夫
卒初澹從弟混與劉毅昵澹常以爲憂漸疎混
每謂弟璞從子瞻曰益壽此性終當破家混尋
見誅朝廷以澹先言故不及禍璞字景山幼孝
友祖安深賞愛之位光祿勳

謝裕字景仁朗弟允之子而晦從父也名與宋
武帝諱同故以字行允字令度位宣城内史景
仁幼爲從祖安所知始爲前軍行參軍會稽王

世子元顯嬖人張法順權傾一時內外無不造
門唯景仁不至年三十而方爲著作佐郎桓玄
誅元顯見景仁謂四坐曰司馬庶人父子云何
不敗遂令謝景仁三十而方佐著作郎玄建楚
臺以補黃門侍郎及篡位領驍騎將軍景仁博
聞強識善敘前言往行玄每與言不倦玄出行
殷仲文卞範之之徒皆騎馬散從而使景仁陪
輦宋武帝爲桓脩撫軍中兵參軍嘗詣景仁諮
事景仁與語說因留帝食食未辦而景仁爲玄

所召玄性促俄頃間騎詔續至帝屢求去景仁
不許曰主上見待要應有方我欲與客食豈不
得待竟安坐飽食然後應召帝甚感之及平建
鄴景仁與百僚同見武帝目之曰此名公孫也
歷位武帝鎮軍司馬復爲車騎司馬義熙五年
帝將伐慕容超朝議皆謂不可劉毅時鎮姑孰
固止帝以爲苻堅侵境謝太傅猶不自行宰相
遠出傾動根本景仁獨曰公建桓文之烈應天
人之心雖業高振古而德刑未樹宜推亡固存

廣振威略平定之後養銳息徒然後觀兵洛汭
脩復園寢豈有縱敵貽患者哉帝從之及北伐
大司馬琅邪王天子母弟屬當儲副帝深以根
本爲憂轉景仁大司馬左司馬專總府任又遷
吏部尚書時從兄混爲尚書左僕射依制不得
相監帝啓依僕射王彪之尚書王劭前例不解
職坐選吏部令史邢安泰爲都令史平原太守
二官共除安泰以令史職拜謁陵廟爲御史中
丞鄭鮮之所糾白衣領職十一年爲左僕射景

仁性矜嚴整潔居宇淨麗每唾輒唾左右人衣
事畢卽聽一日澣濯每欲唾左右爭來受之武
帝雅相知重申以昏姻廬陵王義真妃景仁女
也十二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葬日武帝親臨
甚慟

子恂字泰溫位鄱陽太守恂子孺子少與族兄
莊齊名多藝能尤善聲律車騎將軍王彧孺子
姑之子也嘗與孺子宴桐臺孺子吹笙彧自起
舞旣而嘆曰今日真使人飄飄有伊洛間意爲

新安王主簿出爲廬江郡辭宋孝武謂有司曰
謝孺子不可屈爲小郡乃以爲司徒主簿後以
家貧求西陽太守卒官子璟少與從叔朏俱知
名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璟亦預焉位
中書郎梁天監中爲左戶尚書再遷侍中固辭
年老求金紫帝不悅未敘會卒

子微字玄度美風采好學善屬文位兼中書舍
人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同官友善時魏中
山王元略還北梁武帝餞於武德殿賦詩三十

韻限三刻成微二刻便就文甚美帝再覽焉又
爲臨汝侯猷製放生文亦見賞於世後除尚書
左丞及昭明太子夢帝立晉安王綱爲皇太子
將出詔唯召尚書右僕射何敬容宣惠將軍孔
休源及微三人與議微時年位尚輕而任遇已
重後卒於北中豫章王長史南蘭陵太守文集
二十卷

純字景懋景仁弟也劉毅鎮江陵以爲衛軍長
史南平相及王鎮惡襲毅毅時病佐史聞兵至
馳還入府左右引車欲還外解純叱之曰我人
吏也逃欲安之及入毅兵敗衆散純爲人所殺
純弟魁字景魁位司徒右長史

魁弟述字景先小字道兒少有至行隨純在江
陵純遇害述奉純喪還都至西塞遇暴風純喪
舫流漂不知所在述乘小船尋求經純妻庾舫
過庾遣人謂曰小郎去必無及寧可存亡俱盡
邪述號泣荅曰若安全至岸尚須管理如其已
致意外述亦無心獨存因冒浪而進見純喪幾

沒述號叫呼天幸而獲免咸以爲精誠所致武帝聞而嘉之及臨豫州諷中正以爲迎主簿甚被器遇景仁愛魁而憎述嘗設饌請宋武帝希命魁豫坐而帝召述述知非景仁夙意又慮帝命之請急不從帝馳遣呼述須至乃餐其見重如此及景仁疾述盡心視湯藥飲食必嘗而後進衣不解帶不盥櫛者累旬景仁深感愧焉友愛遂篤及景仁卒哀號過禮景仁肥壯買材數具皆不合用述哀惶親選迺獲焉爲太尉參軍

從征司馬休之封吉陽縣五等侯元嘉二年拜中書侍郎後爲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領南郡太守義康入相述又爲司徒左長史轉左衛將軍蒞官清約私無宅舍義康遇之甚厚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並與述爲異常之交述美風姿善舉止湛每謂人曰我見謝道兒未嘗足雍州刺史張邵以黷貨將致大辟述表陳邵先朝舊勳宜蒙優貸文帝手詔誥納焉述語子綜曰主上矜邵夙誠自將曲恕吾所啓謬會

故特見納若此跡宣布則爲侵奪主恩使綜對
前焚之帝後謂邵曰卿之獲免謝述力焉述有
心虛疾性理時或乖謬卒於吳興太守喪還未
至都數十里殷景仁劉湛同乘迎赴望船流涕
及劉湛誅義康外鎮將行歎曰謝述唯勸吾退
劉湛惟勸吾進述亡而湛存吾所以得罪也文
帝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三子綜約緯
綜有才藝善隸書爲太子中舍人與范曄謀反
伏誅約亦死緯尚宋文帝第五女長城公主素

爲綜約所憎免死徙廣州孝建中還都方雅有
父風位正員郎子朮

朮字玄暉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爲齊隨王
子隆鎮西功曹轉文學子隆在荊州好辭賦朮
尤被賞不捨日夕長史王秀之以朮年少相動
欲以啓聞朮知之因事求還道中爲詩寄西府
曰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寄言尉羅者寥廓
已高翔是也仍除新安王中軍記室朮牋辭子
隆曰朮聞潢汗之水思朝宗而每竭鴛蹇之乘

帝沃若而中疲。何則。臯壤搖落。對之惆悵。岐路
東西。或以嗚嗚。况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
墜雨。飄似秋蒂。眇實庸流。行能無筭。屬天地休
明。山川受納。褻采一介。搜揚小善。故得捨耒場
圃。奉筆兔園。東泛三江。西浮七澤。契闊戎旃。從
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廷。恩加顏
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
悟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翮先謝。清
切蕃房。寂寥舊葦。輕舟反泝。弔影獨留。白雲在

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青江可
望。候歸艍於春渚。朱邸方開。放蓬心於秋實。如
其簪屨或存。衽席無改。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
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時荊州信去。倚待
眇執筆便成文。無點易以本官兼尚書殿中郎
隆昌初。敕眇接北使。眇自以口訥。啓讓見許。明
帝輔政。以爲驃騎諮議領記室。掌霸府文筆。又
掌中書詔誥。轉中書郎。出爲晉安王鎮北諮議
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啓王敬則反。謀上甚

賞之遷尚書吏部郎朏上表三讓中書疑朏官未及讓以問國子祭酒沈約約曰宋元嘉中范曄讓吏部朱脩之讓黃門蔡興宗讓中書並三表詔荅近代小官不讓遂成恒俗恐有乖讓意王藍田劉安西並貴重初自不讓今豈可慕此不讓邪孫興公孔顓並讓記室今豈可三署皆讓邪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別有意豈關官之大小撝謙之美本出人情若大官必讓便與詣闕章表不異例既如此謂都非疑朏讓優荅不許

朏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敬皇后遷耐山陵朏撰哀策文齊世莫有及者東昏失德江祏欲立江夏王寶玄末更回惑與弟祀密謂朏曰江夏年少脫不堪不可復行廢立始安年長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貴只求安國家爾遙光又遣親人劉渢致意於朏朏自以受恩明帝不肯荅少日遙光以朏兼知衛尉事朏懼見引卽以祏等謀告左興盛又說劉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則劉渢劉晏居卿今

地但以卿爲反覆人爾暄陽驚馳告始安王及江祐始安欲出朓爲東陽郡祐固執不與先是朓常輕祐爲人祐常詣朓朓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旣而便停祐問其故云定復不急祐以爲輕已後祐及弟祀劉渢劉晏俱俟朓朓謂祐曰可謂帶二江之雙流以嘲弄之祐轉不堪至是構而害之詔暴其過惡收付廷尉又使御史中丞范岫奏收朓下獄久時年三十六臨終謂門賓曰寄語沈公君方爲三代史亦不得見沒初

朓告王敬則反敬則女爲朓妻常懷刃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當拜吏部謙挹尤甚尚書郎范縝嘲之曰卿人才無慙小選但恨不可刑于寡妻朓有愧色及臨誅歎曰天道其不可昧乎我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而死朓好獎人才會稽孔顗粗有才筆未爲時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其好善如此朓及殷叡素與梁武以文章相得帝以大女

永興公主適獻子鈞第二女永世公主適眇子
謨及帝爲雍州二女並暫隨母向州及武帝卽
位二主始隨內還武帝意薄謨又以門單欲更
適張弘策子策卒又以與王志子譔而謨不堪
歎恨爲書狀如詩贈主主以呈帝甚蒙矜歎而
婦終不得還尋用謨爲信安縣稍遷王府諮議
時以爲沈約早與眇善爲制此書云

謝方明裕從祖弟也祖鐵字鐵石位永嘉太守
父冲字秀度中書郎家在會稽病歸爲孫恩所

殺贈散騎常侍方明隨伯父吳興太守邈在郡
孫恩寇會稽東土諸郡響應吳興人胡桀郤驃
破東遷縣方明勸邈避之不從賊至被害方明
逃免初邈舅子長樂馮嗣之及北方學士馮翊
仇玄達俱投邈禮待甚簡二人並恨遂與恩通
謀劉牢之謝琰等討恩恩走臨海嗣之等不得
同去方更聚合方明體素羸弱而勇決過人結
邈門生討嗣之等悉禽手刃之時亂後吉凶禮
廢方明合門遇禍資產無遺而營舉凶功盡力

數月葬送並畢平世備禮無以加也頃之孫恩
重陷會稽謝琰見害因購方明甚急方明於上
虞載母妹奔東陽由黃蘗嶠出鄱陽附載還都
寄居國子學流離險厄屯苦備經而貞履之操
在約無改桓玄剋建鄴丹楊尹卞範之勢傾朝
野欲以女嫁方明方明終不回桓玄聞而賞之
卽除著作佐郎後從兄景仁舉爲宋武中軍主
簿方明知無不爲帝謂曰愧未有瓜行之賞且
當與卿共豫章國祿屢加賞賜方明嚴格善自

居遇雖暗室未嘗有惰容從兄混有重名唯處
節朝拜而已丹楊尹劉穆之權重當時朝野輻
湊其不至者唯混方明郗僧施蔡廓四人而已
穆之甚恨及混等誅後方明廓來往造穆之穆
之大悅白武帝曰謝方明可謂名家駒及蔡廓
直置並台鼎人無論復有才用頃之轉從事中
郎仍爲右將軍道憐長史武帝令府中衆事皆
諮決之府轉爲中軍長史尋加晉陵太守復爲
驃騎長史南郡相委任如初嘗年終江陵縣獄

囚事無輕重悉放歸家使過正三日還到罪重者二十餘人綱紀以下莫不疑懼時晉陵郡送故主簿弘季咸徐壽之並隨在西固諫以爲昔人雖有其事或是記籍過言且當今人情僞薄不可以古義相許方明不納一時遣之囚及父兄並驚喜涕泣以爲就死無恨至期有重罪一人醉不能歸違二日乃反餘一囚十日不來五官朱千期請見欲自討之方明知爲囚事使左右謝五官不須入囚自當反囚逡巡墟里不能

自歸鄉村責讓率領將送竟無逃者遠近歎服焉宋武帝受命位侍中丹楊尹有能名轉會稽太守江東人戶殷盛風俗峻刻強弱相陵姦吏蜂起符書一下文攝相續方明深達政體不拘文法闊略苛細務在統領貴族豪士莫敢犯禁除比伍之坐判久繫之獄前後征伐每兵運不充悉倩士庶事寧皆使還本而守宰不明與奪乖謬人事不至必被抑塞方明簡汰精當各順所宜東土稱詠之性尤愛惜未嘗有所是非承

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改者則漸變使無迹可尋卒官

子惠連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加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爲工嘗云此語有神功非吾語也本州辟主簿不就惠連先愛辛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乘流遵歸路諸篇是也坐廢不豫榮位尚書僕射殷景仁愛其才言次白

文帝言臣小兒時便見此文而論者云是惠連其實非也文帝曰若此便應通之元嘉七年方爲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行參軍義康脩東府城城塹中得古冢爲之改葬使惠連爲祭文留信待成其文甚美又爲雪賦以高麗見奇靈運見其新文每日張華重生不能易也文章並行於世年三十七卒既早亡輕薄多尤累故官不顯無子惠連弟惠宣位臨川太守

謝靈運安西將軍奕之曾孫而方明從子也祖玄

晉車騎將軍 公瑒生而不慧位秘書郎早亡靈運幼
便穎悟玄甚 公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瑒瑒兒何爲不
及我靈運少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與顏延
之爲江左第一縱橫俊發過於延之深密則不
如也從叔混特加愛之襲封康樂公以國公例
除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爲琅琊王大司馬行參
軍性豪侈車服鮮麗衣物多改舊形制世共宗
之咸稱謝康樂也累遷祕書丞坐事免宋武帝
在長安靈運爲世子中軍諮議黃門侍郎奉使
慰勞武帝於彭城作撰征賦後爲相國從事中
郎世子左衛率坐輒殺門生免官宋受命降公
爵爲侯又爲太子左衛率靈運多行禮度朝廷
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自謂才能宜參
權要旣不見知常懷憤惋廬陵王義貞少好文
籍與靈運情款異常少帝卽位權在大臣靈運
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爲
永嘉太守郡有各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旣
不得志遂肆意遊遨徧歷諸縣動踰旬朔理人

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爲詩詠以致其意在郡
一周稱疾去職從弟晦曜弘微等並與書止之
不從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
移籍會稽脩營舊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
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放蕩爲娛有終焉之志
每有一首詩至都下貴賤莫不競寫宿昔間士
庶皆徧名動都下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其事
文帝誅徐羨之等徵爲祕書監再召不起使光
祿大夫范泰與書敦獎乃出使整祕閣書遺闕

又令撰晉書粗立條流書竟不就尋遷侍中賞
遇甚厚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
文帝稱爲二寶旣自以名輩應參時政至是唯
以文義見接每侍上宴談賞而已王曇首王華
殷景仁等名位素不踰之竝見任遇意旣不平
多稱疾不朝直穿池植接種竹樹果驅課公役
無復期度出郭游行或一百六七十裡經旬不
歸旣無表聞又不請急上不欲傷大臣諷旨令
自解靈運表陳疾賜假東歸將行上書勸伐河

北而游娛宴集以夜續晝復爲御史中丞傳隆
奏免官是歲元嘉五年也靈運旣東與族弟惠
連東海何長瑜穎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
賞會共爲山澤之游時人謂之四友惠連幼有
奇才不爲父方明所知靈運去永嘉還始寧時
方明爲會稽靈運造方明遇惠連大相知賞靈
運性無所推唯重惠連與爲刎頸交時何長瑜
教惠連讀書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爲絕倫謂方
明曰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作常兒遇之長瑜當

今仲宣而飴以下客之食尊旣不能禮賢宐以
長瑜還靈運載之而去荀雍字道雍官至員外
散騎郎璿之字曜璠爲臨川內史被司空竟陵
王誕所遇誕敗坐誅長瑜才亞惠連雍璿不及
也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長瑜自國侍郎至平
西記室參軍嘗於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勗以韻
語序義慶州府僚佐云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
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如此者五六句而
輕薄少年遂演之凡人士並爲題目皆加劇言

苦句其文流行義慶大怒白文帝除廣州所統
曾城令及義慶夢朝士並詣第敘哀何勗謂袁
淑曰長瑜便可還也淑曰國新喪未宜以流人
爲念廬陵王紹鎮尋陽以長瑜爲南中郎行參
軍掌書記之任行至板橋遇暴風溺歿靈運因
祖父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旣衆義故門生數百
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
數十重莫不備盡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其
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
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爲
山賊末知靈運乃安又要琇更進琇不肯靈運
贈琇詩曰邦君難地嶮旅客易山行在會稽亦
多從衆驚動縣邑太守孟顓事佛精懇而爲靈
運所輕嘗謂顓曰得道應須慧業丈人生天當
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顓深恨此言又與
王弘之諸人出千秋亭飲酒俛身大呼顓深不
堪遣信相聞靈運大怒曰身自大呼何關癡人
事會稽東郭有回踵湖靈運求決以爲田文帝

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
顛堅執不與靈運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寧休隍
湖爲田顛又固執靈運謂顛非存利人政慮決
湖多害生命言論傷之與顛遂隙因靈運橫恣
表其異志發兵自防露板上言靈運馳詣闕上
表自陳本末文帝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復使
東歸以爲臨川內史在郡游放不異永嘉爲有
司所糾司徒遣使隨州從事鄭望生收靈運靈
運興兵叛逸遂有逆志爲詩曰韓亡子房奮秦

帝魯連耻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追討禽之
送廷尉廷尉論正斬刑上愛其才欲免官而已
彭城王義康堅執謂不宐恕詔以謝玄勳參徵
管宐宥及後嗣降歿徙廣州後秦郡府將宋齊
受使至涂口行達桃墟村見有七人下路聚語
疑非常人還告郡縣遣兵隨齊掩討禽之其一
人姓趙名欽云同村薛道雙先與靈運共事道
雙因同村成國報欽云靈運犯事徙廣州給錢
令買弓箭刀楯等物使道雙要合鄉里健兒於

三江口篡之若得者如意後功勞是同遂合部
黨要謝不及還饑饉緣路爲劫有司奏收之
文帝詔於廣州棄市臨死作詩曰龔勝無餘生
李業有終盡嵇公理旣迫霍生命亦殞所稱龔
勝李業猶前詩子房魯連之意也時元嘉十年
年四十九所著文章傳於世孟顛字彥重平昌
安丘人衛將軍昶弟也昶顛並美風姿時人謂
之雙珠昶貴盛顛不就辟昶死後顛歷侍中僕
射太子詹事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嘗就徐羨

之因敘關洛中事顛歎劉穆之終後便無繼者
王弘亦在甚不平曰昔魏朝酷重張邵謂不可
一日無之及邵死何關興廢顛不悅衆賓笑而
釋之後卒於會稽太守靈運子鳳坐靈運徙嶺
南早卒
鳳子超宗隨父鳳嶺南元嘉末得還與慧休道
人來往好學有文辭盛得名譽選補新安王子
鸞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
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時右

衛將軍劉道隆在御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磬之室復有異物邪道隆武人無識正觸其父名曰旦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覓毛至闇待不得乃去秦始中爲尚書殿中郎三年都令史駱宰議榮秀孝格五問並得爲上四三爲中二爲下一不第超宗議不同詔從宰議齊高帝爲領軍愛其才衛將軍袁粲聞之謂高帝曰超宗開亮善可與語取爲長史臨淮太守粲誅高帝以

超宗爲義興太守昇明二年坐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高帝謂四坐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超宗旣坐飲酒數盃辭氣橫出高帝對之甚歡及齊受禪爲黃門郎有司奏撰郊廟歌上敕司徒褚彥回侍中謝朓散騎侍郎孔珪太學博士王嘏之總明學士劉融何法圖何曇秀作者凡十人超宗辭獨見用爲人恃才使酒多所陵忽在直省常醉上召見詔及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亦無如之何以

南史及傳卷九
朱儀出爲南郡王中軍司馬人問曰承有朝命
定是何府超宗怨望荅曰不知是司馬爲是司
驢旣是驢府政應爲司驢爲有司奏以怨望免
禁錮十年後司徒褚彥回因送湘州刺史王僧
虔閣道壞墜水僕射王儉驚跣下車超宗拊掌
笑曰落水三公墜車僕射彥回出水霑濕狼籍
超宗先在僧虔舫抗聲曰有天道焉天所不容
地所不受投畀河伯河伯不受彥回大怒曰寒
士不遜超宗曰不能賣袁劉得富貴焉免寒士

前後言誚稍布朝野武帝卽位使掌國史除竟
陵王征北諮議領記室愈不得志超宗爲子娶
張敬兒女爲婦帝甚疑之及敬兒誅超宗謂丹
楊尹李安人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君欲
何計安人具啓之上積懷超宗輕慢使兼中丞
袁彖奏超宗請付廷尉武帝雖可其奏以彖言
辭依違使左丞王遂之奏彖輕文略奏撓法容
非請免彖所居官詔彖匿情欺國愛朋罔主免
官禁錮十年超宗下廷尉一宿髮白皓首詔徙

越舊行至豫章上敕豫章內史虞棕賜盡勿傷其形骸明年超宗門生王永先又告超宗子才卿歿罪二十餘條上疑其妄以才卿付廷尉辯以不實見原永先於獄盡之

才卿弟幾卿清辯時號神童超宗徙越舊詔家人不得相隨幾卿年八歲別父於新亭不勝其慟遂投於江超宗命佑客數人入水救之良久涌出得就岸瀝耳目口鼻出水數斗十餘日乃裁能言居父憂哀毀過禮年十二召補國子生

齊文惠太子自臨策試謂王儉曰幾卿本長玄理今可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問幾卿辯釋無滯文惠大稱賞焉儉謂人曰謝超宗爲不歿矣及長博學有文采仕齊爲太尉晉安王主簿梁天監中自尚書三公郎爲書侍御史舊郎官轉爲此職者世謂之南奔幾卿頗失志多陳疾臺事略不復理累遷尚書左丞幾卿詳悉故實僕射徐勉每有疑滯多詢訪之然性通脫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

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時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後以在省署夜著犢鼻褌與門生登閣道飲酒酣呼爲有司糾奏坐免普通六年詔西昌侯藻督衆軍北侵幾卿啓求行擢爲藻軍師長史將行與僕射徐勉別勉云淮淝之役前謝已著奇功未知今謝何如幾卿應聲曰已見今徐勝於前徐後謝何必愧於前謝勉默然軍至渦陽退敗幾卿坐免官居白楊石井宅朝中交好者載酒從之客恒滿座時左丞

庾仲容亦免歸二人意相得竝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歷游郊野醉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湘東王繹在荆鎮與書慰勉之後爲太子率更令放達不事容儀性不容非與物多忤有乖已者輒肆意罵之退無所言遷左丞僕射省嘗議集公卿幾卿外還宿醉未醒取枕高臥倘若無人又嘗於閣省裸袒酣飲及醉小遺下霑令史爲南司所彈幾卿亦不介意轉左光祿長史卒文集行於世幾卿雖不持檢操然於家門篤睦兄才

卿早卒子藻幼孤幾卿撫養甚至及藻成立歷
清官皆幾卿獎訓之力也

論曰謝晦以佐命之功當顧托之重殷憂在日
黜昏啓聖於社稷之計蓋爲大矣但廬陵之殞
事非主命昌門之覆有乖臣道博陸所慎理異
於斯加以身處上流兵權總已將欲以外制內
豈人主所久堪乎向令徐傅不亡道濟居外四
權制命力足相侔劉氏之危則有逾累卵以此
論罰豈曰妄誅宣遠所爲寒心可謂睹其萌矣
然謝氏自晉以降雅道相傳景桓景仁以德素
傳美景懋景先以節義流譽方明行已之度玄
暉藻績之奇各擅一時可謂德門者矣靈運才
名江左獨振而猖獗不已自致覆亡人各有能
茲言乃信惜乎

列傳第九

南史十九

列傳第十

南史二十

李

延壽

撰

常公弟謝弘微

子莊玄孫哲

孫肅

肅弟顯

曾孫諲顯弟瀹

國朝本甄與北

瀹子覽舉子

覽弟舉

舉九子儵

謝密字弘微晉西中郎萬之曾孫尚書左僕射

景仁從子也祖韶車騎司馬父思武昌太守弘

微年十歲繼從叔峻名犯所繼內諱故以字行

童幼時精神端審時然後言所繼叔父混名知

人見而異之謂思曰此兒深中夙敏方成佳器

有子如此足矣峻司空琰子也於弘微本服緦親戚中表素不相識率意承接皆合禮衷義熙初襲爵建昌縣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唯受數千卷書國吏數人而已遺財祿秩一不關預混聞而驚歎謂國郎中令漆凱之曰建昌國祿本應與北舍共之國侯既不厝意今可依常分送弘微重混言乃少有所受北舍弘微本家也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晦曜以文義賞會常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

之烏衣之游混詩所言昔爲烏衣游戚戚皆親姓者也其外雖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瞻等才辭辯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混特所敬貴號曰微子謂瞻等曰汝諸人雖才義豐辯未必皆愜衆心至於領會機賞言約理要故當與我共推微子常言阿遠剛躁負氣何容博而無檢曜仗才而持操不篤晦自知而納善不周設復功濟三才終亦以此爲恨至如微子吾無間然又言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若年造六十必至公

南史及傳卷十
輔嘗因酣讌之餘爲韻語以獎勸靈運瞻等曰
康樂誕通度實有名家韻若加繩染功剖瑩乃
瓊瑾宣明體遠識穎達且沈儻若能去方執穆
穆三才順阿多標獨解弱冠纂華胤質勝誠無
文其尚又能峻通遠懷清悟采采標蘭訊直轡
鮮不躡抑用解偏吝微子基微尚無倦由慕蘭
勿輕一簣少進往必千仞數子勉之哉風流由
爾振如不犯所知此外無所慎靈運瞻等並有
誠厲之言唯弘微獨盡褒美矐弘微兄多其小

字通遠卽瞻字客兒靈運小名也晉世名家身
有國封者起家多拜員外散騎侍郎弘微亦拜
員外散騎侍郎琅邪王大司馬參軍義熙八年
混以劉毅黨見誅混妻晉陵公主改適琅邪王
練公主雖執意不行而詔與謝氏離絕公主以
混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宰相一門兩封田業
十餘處僮役千人唯有二女年並數歲弘微經
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宋
武受命晉陵公主降封東鄉君以混得罪前代

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混亡至是九年而室宇脩整倉廩充盈門徒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生平重此一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中外姻親道俗義舊見東鄉之歸者入門莫不歎息或爲流涕感弘微之義也性嚴正舉止必修禮度事繼親之黨恭謹過常伯叔二母歸宗兩姑晨夕瞻奉盡其誠敬內外或傳語通訊輒正其衣冠婢僕之前不妄言笑由是尊卑大小敬之若神時有蔡湛

之者及見謝安兄弟謂人曰弘微貌類中郎而性似文靖文帝初封宜都王鎮江陵以琅邪王球爲友弘微爲文學母憂去職居喪以孝稱服闋蔬素踰時文帝卽位爲黃門侍郎與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等號曰五臣遷尚書吏部郎參機密尋轉右衛將軍諸故吏臣佐並委弘微選擬居身清約器服不華而飲食滋味盡其豐美兄曜歷御史中丞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卒官弘微哀戚過禮服雖除猶不噉魚肉沙門釋

國史及傳卷一
四
慧琳嘗與之食見其猶蔬素謂曰檀越素旣多疾卽吉猶未復膳若以無益傷生豈所望於得理弘微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心之哀實未能已遂廢食歔歔不自勝弘微少孤事兄如父友睦之至舉世莫及口不言人短見兄曜好臧否人物每聞之常亂以他語歷位中庶子加侍中志在素宦畏忌權寵固讓不拜乃聽解中庶子每獻替及陳事必手書焚草人莫之知上以弘微能膳羞每就求食弘微與親舊經營及進

之後親人問上所御弘微不荅別以餘語酬之時人比之漢世孔光及東鄉君夢遺財千萬園宅十餘所又會稽吳興琅邪諸處太傅安司空琰時事業奴僮猶數百人公私咸謂室內資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屬弘微弘微一不取自以私祿營葬混女夫殷叡素好樗蒲聞弘微不取財物乃濫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弘微舅子領軍將軍劉湛謂弘微曰天下事宜有裁衷卿

此不問何以居官弘微笑而不荅或有譏以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責譬棄物江海以爲廉耳弘微曰親戚爭財爲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今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歿之後豈復見關東鄉君葬混墓開弘微牽疾臨赴病遂甚元嘉十年卒年四十二文帝歎惜甚至謂謝景仁曰謝弘微王曇首年踰四十年位未盡其才此朕之責也弘微性寬博無喜愠末年嘗與友人棊友人西南棊有歿勢復一

客曰西南風急或有覆舟者友悟乃救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知其暮年之事果以此歲終時有一長鬼寄司馬文宣家言被遣殺弘微弘微疾每劇輒豫告文宣及弘微歿與文宣分別而去弘微臨終語左右曰有二封書須劉頴軍至可於前燒之慎勿開也書是文帝手敕上甚痛惜之使二衛千人營畢葬事追贈太常弘微與琅邪王慧王球並以簡淡稱人謂沈約曰王慧何如約曰令明簡次問王球約曰倩王淡

又次問弘微約曰簡而不失淡而不流古之所
謂名臣弘微當之其見美如此子莊

莊字希逸七歲能屬文及長韶令美容儀宋文
帝見而異之謂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
湛曰藍田生玉豈虛也哉爲隨王誕後軍諮議
領記室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丈圖山
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郡殊別合之則宇
內爲一元嘉二十七年魏攻彭城遣尚書李孝
伯與鎮軍長史張暢語孝伯訪問莊及王微其

名聲遠布如此二十九年除太子中庶子時南
平王鑠獻赤鸚鵡普詔羣臣爲賦太子左衛率
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示莊及見莊賦歎曰江
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遂隱
其賦元凶弒立轉司徒左長史孝武入討密送
檄書與莊令加改正宣布之莊遣腹心門生具
慶奉啓事密詣孝武陳誠及帝踐祚除侍中時
魏求通互市上詔羣臣博議莊議以爲拒而觀
釁有足表強驃騎竟陵王誕當爲荊州徵丞相

荆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入輔義宣固辭不入而
誕便剋日下船莊以丞相旣無入志而驃騎發
便有期如似欲相逼切帝乃申誕發日義宣竟
亦不下孝建元年遷左將軍莊有口辯孝武嘗
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荅曰美則美矣
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名莊以延之荅
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爲久
離別沒爲長不歸帝撫掌立見日又王玄謨問莊
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荅曰玄護爲雙聲礫

礪爲疊韻其捷速若此初孝武嘗賜莊寶劍莊
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後爽叛帝因宴問劍所在
荅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爲此下杜郵之賜上甚
悅當時以爲知言于時搜才路狹莊表陳求賢
之義曰臣聞功傾魏后非符照車之珍德柔秦
客豈徒祕璧之貴隆陂所漸成敗之由何嘗不
興資得才替因失士故楚書以善人爲寶虞典
以則哲爲難而進選之軌旣隳中代登造之律
未聞當今必欲豐本康務庇人濟俗匪更恣濫

奚取九成夫才生於時古今豈貳士出於世屯
泰焉殊升曆中陽英賢起於徐沛受籙白水茂
異出於荆宛寧二都智之所產七隩愚之所育
寔遇與不遇用與不用耳今大道光亨萬務俟
德而九服之曠九流之艱提鈞懸衡委之選部
一人之鑒易限天下之才難源以易限之鑒鏡
難源之才使國罔遺賢野無滯器其可得乎昔
公叔登臣管仲升盜趙文非私親疎嗣祁奚豈
諂讐比子茹茅以彙作範前經舉爾所知式昭

往牒且自古任薦弘明賞罰成子舉三哲而身
致魏輔應侯任二士而已捐秦相曰季稱異缺
而疇以田采張勃進陳湯而坐之禡爵此則先
事之盛準亦後王之彝鑒臣謂宜普命大臣各
舉所知以付尚書依分銓用若任得其才舉主
延賞有不稱職宜及其坐重者免黜輕者左遷
被舉之身加以禁錮年數多少隨愆議制若犯
大辟則任者刑論又政平訟理莫先親人親人
之要寔歸守宰故黃霸莅潁川累稔杜畿居河

東歷載或就加恩秩或入崇暉寵今莅人之職
宜遵六年之限進得章明庸惰退得民不勤擾
如此則上靡棄能下無浮謬考績之風載泰薪
猶之歌克昌初文帝世限年三十而仕郡縣六
周乃選代刺史或十年餘至是皆易之仕者不
拘長少莅人以三周爲滿宋之善政於是乎衰
是年拜吏部尚書莊素多疾不願居選部與大
司馬江夏王義恭牋自陳兩脇癰疾殆與生俱
一月發動不減兩三每痛來逼心氣餘如縱利

患數年遂成痼疾吸吸憊憊常如行尸眼患五
月來便不復得夜坐恒閉帷避風晝夜惛憒爲
此不復得朝脩諸王慶弔親舊今之所止唯在
小閣下官微命於天下至輕在已不能不重家
世無年亡高祖四十曾祖三十三亡祖四十七
下官新歲便四十五加以疾患如此當復幾時
入年當申前請以歿自固願侍坐言次賜垂接
助三年坐疾多免官大明元年起爲都官尚書
上時親覽朝政慮權移臣下以吏部尚書選舉

所由欲輕其勢力二年詔吏部尚書依部分置
并詳省閑曹又別詔太宰江夏王義恭曰吏部
尚書由來與錄共選良以一人之識不辨洽通
兼與奪威權不宜專一故也於是置吏部尚書
二人省五兵尚書莊及度支尚書顧顥之並補
選職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時河南獻舞馬詔
羣臣爲賦莊所上甚美又使莊作舞馬歌令樂
府歌之五年又爲侍中領前軍將軍時孝武出
行夜還敕開門莊居守以繁信或虛須墨詔乃

開上後因宴從容曰卿欲劾郅君章邪對曰臣
聞蒐巡有度郊祀有節盤于游田著之前誠陛
下今蒙犯塵露晨往宵還容致不逞之徒妄生
矯詐臣是以伏須神筆六年又爲吏部尚書領
國子博士坐選公車令張奇免官事在顏師伯
傳後除吳郡太守前廢帝卽位以爲金紫光祿
大夫初孝武寵姬殷貴妃夢莊爲誅言贊軌堯
門引漢昭帝母趙婕妤堯母門事廢帝左東宮
銜之至是遣人詰莊曰卿昔作殷貴妃誅知有

東宮不將誅之孫奉伯說帝曰死是人之所同
政復一往之苦不足爲困莊少長富貴且繫之
尚方使知天下苦劇然後殺之未晚帝曰卿言
有理繫於左尚方明帝定亂得出使爲赦詔莊
夜出署門方坐命酒酌之已微醉傳詔立待詔
成其文甚工後爲尋陽王師加中書令散騎常
侍尋加金紫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卒贈右
光祿大夫謚憲子所著文章四百餘首行於世
五子颺肫顥從淪世謂莊名子以風月景山水

颺位晉平太守女爲順帝皇后追贈金紫光祿
大夫
肫字敬冲幼聰慧莊器之常置左右十歲能屬
文莊游土山使肫命篇攬筆便就琅邪王景文
謂莊曰賢子足稱神童復爲後來特達莊撫肫
背曰真吾家千金宋孝武帝游姑孰敕莊攜肫
從駕詔爲洞井讚於坐奏之帝曰雖小重也仕
宋爲衛將軍袁粲長史粲性簡峻時人方之李
膺肫謁退粲曰謝令不次矣宋明帝常敕肫與

謝鳳子超宗從鳳莊門入二人俱至超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往乃趨而入肫曰君處臣以禮進退不入時人兩稱之以比王尊王陽後爲臨川內史以賄見劾袁粲寢其事齊高帝爲驃騎將軍輔政選肫爲長史高帝方圖禪代欲以肫佐命遷左長史每夕置酒獨與肫論魏晉故事言石苞不早勸晉文歿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肫曰昔魏臣有勸魏武卽帝位魏武曰有用我者其周文王乎晉文世事魏氏將必終身北面假使魏早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帝不悅更引王儉爲左長史以肫爲侍中領祕書監及齊受禪肫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肫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肫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懼乃使稱疾欲取兼人肫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出東掖門乃得車仍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爲侍中解璽旣而武帝請誅肫高帝曰殺之則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又以家貧乞郡辭旨抑揚詔免官禁

綱五年永明中爲義興太守在郡不省雜事悉
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但能作太守耳歷
都官尚書中書令侍中領新安王師求出仍爲
吳興太守明帝謀入嗣位引朝廷舊臣肫內圖
止足且實避事弟瀹時爲吏部尚書肫至郡致
瀹數斛酒還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肫居郡
每不理常務聚斂衆頗譏之亦不屑也建武四
年徵爲侍中中書令不應遣諸子還都獨與母
畱築室郡之西郭明帝詔加優禮旌其素槩賜

牀帳褥席奉以卿祿時國子祭酒廬江何胤亦
抗表還會稽永元中詔徵肫胤並不屈時東昏
皆命迫遣會梁武帝起兵及建鄴平徵肫胤並
補軍諮祭酒皆不至及卽位詔徵肫爲侍中左
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胤散騎常侍特進右
光祿大夫又並不屈仍遣領軍司馬王果敦譬
肫肫謀於何胤胤欲獨高其節給曰興王之世
安可久處明年六月肫輕出詣闕自陳帝笑曰
子陵遂能屈志詔以爲侍中司徒尚書令肫辭

脚疾不堪拜謁乃角巾自輿詣雲龍門謝詔見於華林園乘小車就席明日乘輿出幸肫宅宴語盡歡肫固陳本志不許又固請自還迎母許之臨發輿駕臨幸賦詩餞別王人送迎相望於道到都敕材官起府於舊宅武帝臨軒遣謁者於府拜授詔停諸公事及朔望朝謁三年元會詔肫乘小輿升殿肫素憚煩及居台鉉兼掌內臺職事多不覽以此頗失衆望其年母憂尋有詔攝職如故五年改授中書監司徒衛將軍固

讓不受遣謁者敦授臨府門及暮至於經春夏八月乃拜受焉是冬夢車駕出臨哭謚曰靖孝武初肫爲吳興以雞卵賦人收雞數千及遁節不全爲清談所少著書及文章行於世子諼位司徒右長史坐殺牛廢黜爲東陽內史及還五官送錢一萬止畱一百荅曰數多劉寵更以爲

愧

次子諼不安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唯當明月位右光祿

萬曆十八年刊
國史列傳卷一
三
大夫子哲字穎豫美風儀舉止醞籍襟情豁朗
爲士君子所重仕梁至廣陵太守侯景之亂因
寓居焉仕陳歷吏部尚書中書令侍中司徒左
長史卒謚康子
穎字仁悠拙弟也少簡靜宋末爲豫章太守至
石頭遂白服登烽火樓坐免官詣齊高帝自占
謝言辭清麗容儀端雅左右爲之傾目宥而不
問齊永明初高選文學以穎爲竟陵王友歷吏
部郎有簡秀之目卒於北中郎長史

顯弟瀟字義潔年七歲王景文見而異之言於
宋孝武召見於人衆中瀟舉止閑詳應對合旨
帝悅詔尚公主景和敗事寢僕射褚彥回以女
妻之厚爲資送性甚敏贍嘗與劉悛飲推讓久
之悛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瀟曰苟得其人
自可流酒千日悛甚慙無言仕齊累遷中書侍
郎衛軍王儉引爲長史雅相禮遇後拜吏部尚
書明帝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瀟瀟與
客圍碁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齋臥

竟不問外事明帝卽位瀹又屬疾不知公事蕭
諶以兵臨起之瀹曰天下事公卿處之足矣且
歿者命也何足以此懼人後宴會功臣上酒尚
書令王晏等與席瀹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
王晏以爲已力獻觴遂不見報上大笑解之坐
罷晏呼瀹共載欲相撫悅瀹又正色曰君巢窟
在何處晏初得班劔瀹謂曰身家太傅裁得六
人若何事頓得二十晏甚憚之謂江祐曰彼上
人者難爲訓對加領右軍將軍兄肫在吳興論

啓公事稽晚瀹輒代肫爲啓上知非肫手迹被
問見原永泰元年卒於太子詹事贈金紫光祿
大夫謚簡子初肫爲吳興瀹於征虜渚送別肫
指瀹口曰此中唯宜飲酒瀹建武之朝專以長
酣爲事與劉瑱沈昭略交飲各至數斗齊武帝
問王儉當今誰能爲五言儉曰肫得父膏腴江
淹有意上起禪靈寺敕瀹撰碑文瀹子覽
覽字景滌選尚齊錢唐公主拜駙馬都尉梁武
平建鄴朝士王亮王瑩等數人揖自餘皆拜覽

時年二十餘為太子舍人亦長揖而已意氣閑雅視瞻聰明武帝目送良久謂徐勉曰覺此生芳蘭竟體想謝莊政當如此自此仍被賞味天監元年為中書侍郎掌吏部事項之即真嘗侍坐受敕與侍中王暕為詩答贈其文甚工乃使重作復合旨帝賜詩云雙文既後進二少實名家豈伊爾棟隆信乃俱國華為侍中頗樂酒因宴席與散騎常侍蕭琛辭相詆毀為有司所奏武帝以覽年少不直出為中權長史後拜吏部

尚書出為吳興太守中書舍人黃睦之家居烏程子弟專橫前太守皆折節事之覽未到郡睦之弟迎覽覽逐去其船杖吏為通者自是睦之家杜門不出郡境多劫為東道患覽下車肅然初齊明帝及覽父瀋東海徐孝嗣並為吳興號為名守覽皆過之覽昔在新安頗聚斂至是遂稱廉潔時人方之王述卒於官贈中書令

覽弟舉字言揚幼好學與覽齊名年十四嘗贈沈約詩為約所賞弱冠丁父憂幾致毀滅服闕

爲太常博士與兄覽俱預元會江淹一見並相
欽挹曰所謂馭二龍於長塗者也爲太子家令
掌管記深爲昭明太子賞接祕書監任昉出爲
新安郡別舉詩云詎念耄嗟人方深老夫託其
屬意如此梁武嘗訪舉於覽覽曰識藝過臣甚
遠唯飲酒不及於臣帝大悅尋除安成郡守母
往於郡喪辭不赴歷位左戶尚書遷掌吏部尚
書舉祖莊父瀹兄覽並經此職前代少比舉尤
長玄理及釋氏義爲晉陵郡時常與義學僧遞

講經論徵士何胤自虎丘山出赴之其盛如此
先是北度人盧廣有儒術爲國子博士於學發
講僕射徐勉以下畢至舉造坐屢折廣辭理適
邁廣深歎服仍以所執麈尾斑竹杖滑石書格
薦之以况重席焉加侍中遷尚書右僕射大同
二年出爲吳郡太守先是何敬容居郡有美績
世稱爲何吳郡及舉爲政聲跡略相比曾要何
徵君講中論何難以巾褐入南門乃從東園進
致詩往復爲虎丘山賦題于寺入爲侍中太子

南史及傳卷十
九
詹事翊左將軍舉父瀹齊時終此官累表乞改
敕不許後遷尚書僕射侍中將軍如故舉雖屢
居端揆未嘗肯預時政保身固寵不能有所發
明因疾陳解救輒賜假并敕處方加給上藥其
恩遇如此侯景來降帝詢訪朝臣舉及朝士皆
請拒之帝從朱异言納之以爲景能立功趙魏
舉等不敢復言太清二年遷尚書令卒于內臺
上曰舉非止歷官已多亦人倫儀表久著公望
悵恨未授之可贈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舉宅內山齋捨以爲寺泉石之美殆若自然臨
川始興諸王常所游踐邵陵王綸於婁湖立園
廣讌酒後好聚衆賓冠手自裂破投之唾壺皆
莫敢言舉嘗預宴王欲取舉幘舉正色曰裂冠
毀冕下官弗敢聞命拂衣而退王屢召不返甚
有慙色舉託情玄勝尤長佛理注淨名經常自
講說有文集二十卷子嘏
嘏字含茂風神清雅頗善屬文仕梁爲太子中
庶子建安太守侯景之亂之廣州依蕭勃勃敗

在周迪門後依陳寶應寶應平方詣闕歷侍中
中書令都官尚書卒謚曰光子有文集行于世
子儼位侍中御史中丞太常卿伯位尚書僕射
舉兄子僑字國美父玄大仕梁侍中僑素貴嘗
一朝無食其子啓欲以班史質錢荅曰寧餓死
豈可以此充食乎太清元年卒集十卷長子禕
僑弟札字世高亦博涉文史位湘東王諮議先
僑卒

人倫播美其世濟不隕蓋有馮焉敬沖出入三
代驟經遷革遁俗之志無聞貞固之道居官之
方未免貨財之累因偃成敬偃仰當年古人云
處士全盜虛聲斯之謂矣

列傳第十

南史二十

中出入三

列傳第十一

南史二十一

軍入封典

李尚書延壽

掌機駁撰

王弘

子錫曾孫融

錫子僧達

弘弟子微

兄遠僧祐子籍

弘從孫瞻

弘玄孫冲

冲子瑒

王弘字休元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導晉丞相祖

洽中領軍父珣司徒弘少好學以清悟知名弱

冠為會稽王道子驃騎主簿珣頗好積聚財物

布在人間及薨弘悉燔券書一不收責其餘舊

業悉委諸弟時內外多難在喪者皆不得終其
哀唯弘徵召一無所就桓玄尅建業收道子付
廷尉臣吏莫敢瞻送弘時尚居喪獨道側拜辭
攀車涕泣論者稱焉宋武帝召補鎮軍諮議叅
軍以功封華容縣五等侯累遷太尉左長史從
北征前鋒已平洛陽而未遣九錫弘銜使還都
諷朝廷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乃從北來穆之
愧懼發病遂卒宋國建爲尚書僕射掌選領彭
城太守奏彈世子左衛率謝靈運爲軍人桂興

淫其嬖妾靈運殺興棄屍洪流御史中丞王淮
之曾不彈舉武帝荅曰端右肅正風軌誠副所
期自今以爲永制於是免靈運官後遷江州刺
史省賦簡役百姓安之永初元年以佐命功封
華容縣公三年入朝進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帝因宴集曰我布衣始望不至此傅亮之徒
竝撰辭欲盛稱功德弘率爾對曰此所謂天命
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時稱其簡舉少帝景
平二年徐羨之等謀廢立召弘入朝文帝卽位

以定策安社稷進位司空封建安郡公固辭見
許進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刺史如故徐羨之等
以廢弒罪將及誅弘以非首謀且弟曇首又爲
上所親委事將發密使報弘羨之旣誅遷侍中
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給班劔三十人上西
征謝晦與彭城王義恭居守入住中書下省引
隊仗出入司徒府權置參軍元嘉五年春大旱
弘引咎遜位先是彭城王義康爲荊州刺史鎮
江陵平陸令河南成粲與弘書誠以盈滿兼陳

彭城王宐入知朝政竟陵衡陽宐出據列藩弘
由是固自陳請乃遷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六年弘又上表陳彭城王宐入輔并求解州義
康由是代弘爲司徒與之分錄弘又辭分錄弘
博練政體留心庶事斟酌時宐每存優允與八
座丞郎疏曰同伍犯法無人士不罪之科然每
至詰謫輒有請訴若常垂恩宥則法廢不行依
事糾責則物以爲苦恐宐更爲其制時議多不
同弘以爲謂之人士便無庶人之坐署爲庶人

輒受人士之罰不其頗歟謂人士可不受同伍之謫取罪其奴客庸何傷邪無奴客可令輸贖有脩身閭閻與羣小實隔又或無奴僮為衆所明者官長二千石便親臨列上依事遣判又主守儉五疋常儉四十匹竝加大辟議者咸以為重弘以為小吏無知臨財易昧或由疎慢事蹈重科宐進主守儉十疋常儉五十疋死四十疋降以補兵至于官長以上荷蒙榮祿冒利五疋乃以為弘士人至此何容復加哀矜且此輩人

士可殺不可謫謂宐奏聞決之聖旨文帝從弘議弘又上言舊制人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今四方無事應存消息請以十五至十六為半丁十七為全丁從之及弟曇首亡文帝嗟悼不已見弘流涕歔歔弘斂容而已既而彭城王義康言於帝曰曇首既為家寶又為國器弘情不稱何也帝曰賢者意不可度其見體亮如此九年進位太保領中書監餘如故其年歲贈太保中書監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劔為六十人謚曰

文昭公配食武帝廟庭弘既人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施爲及書翰儀體後人皆依放之謂爲王太保家法雖歷藩輔而不營財利夢亡之後家無餘業而輕率少威儀客有疑其諱者弘曰家諱與蘇子高同性褊隘人有忤意輒加詈辱少嘗擣蒲公城子野舍及後當權有人就弘求縣此人嘗以蒲戲得罪弘詰之曰君得錢會戲何用祿爲荅曰不審公城子野何所在弘默然自領選及當朝總錄將加榮爵於人者

每先呵責譴辱之然後施行若美相盼接語欣懼者必無所諧人問其故荅曰王爵旣加於人又相撫勞便成與主分功此所謂姦以事君者也若求者絕官敘之分旣無以爲惠又不微借顏色卽大成怨府亦鄙薄所不任問者悅伏子

錫嗣

錫字寡光位太子左衛率江夏內史高自位遇太尉江夏王義恭當朝錫箕踞大坐殆無推敬卒子僧亮嗣齊受禪降爵爲侯僧亮弟僧衍位

侍中僧行弟僧達

僧達幼聰敏弘爲揚州時僧達六七歲遇有通訟者竊覽其辭謂爲有理及大訟者亦進弘意其小留左右僧達爲申理闇誦不失一句兄錫質訥乏風采文帝聞僧達早慧召見德陽殿應對閑敏上甚知之妻以臨川王義慶女少好學善屬文爲太子舍人坐屬疾而於揚列橋觀鬪鴨爲有司所糾原不問性好鷹犬與閭里少年相馳逐又躬自屠牛義慶聞之令周旋沙門慧

觀造而觀之僧達陳書滿席舉論文義慧觀酬荅不暇深相稱美訐家貧求郡文帝欲以爲秦郡吏部郎庾仲文曰王弘子旣不安作秦郡僧達亦不堪莅人乃止遷太子洗馬母憂去職與兄錫不協錫罷臨海郡還送故及奉祿百萬以上僧達一夕令奴輦取無餘服闋爲宣城太守性好游獵而山郡無事僧達肆意馳騁或五日三日方歸受辭辯訟多在獵所人或逢不識問府君所在僧達且曰在近其後徙義興及元凶

弒立孝武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
赴義人問其所以慶之曰虜馬飲江王出赴難
見其在先帝前議論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
其必至也僧達尋至孝武卽以爲長史及卽位
爲尚書右僕射僧達自負才地三年間便望宰
相嘗荅詔曰亡父亡祖司徒司空其自負若此
後爲護軍將軍不得志乃求徐州上不許固陳
乃以爲吳郡太守時朞歲五遷彌不得意吳郭
西臺寺多富沙門僧達求須不稱意乃遣主簿

顧曠率門義劫寺內沙門竺法瑤得數百萬荆
江夏反叛加僧達置佐領兵臺符聽置千人而
輒立三十隊隊八十人立宅於吳多役功力坐
免官後孝武獨召見傲然了不陳遜唯張目而
視及出帝歎曰王僧達非狂如何乃戴面向天
子後顏師伯詣之僧達慨然曰大丈夫寧當玉
碎安可以沒沒求活師伯不荅遂巡便退初僧
達爲太子洗馬在東宮愛念軍人朱靈寶及出
爲宣城靈寶已長僧達詐列歿亡寄宣城左丞

籍之注以爲子改名元序啓文帝以爲武陵國典衛令又以補竟陵國典書令建平國中軍將軍孝建元年事發又加禁錮表謝言不能因依左右傾意權貴上愈怒僧達族子確少美姿容僧達與之私款確叔父休爲永嘉太守當將確之郡僧達欲逼留之確知其意避不往僧達潛於所住屋後作大阬欲誘確來別殺埋之從弟僧虔知其謀禁呵乃止御史中丞劉瑀奏請收案上不許二年除太常意尤不悅頃之上表解

職文旨抑揚侍中何偃以其言不遜啓付南臺又坐免官先是何尚之致仕復膺朝命於宅設八關齋大集朝士自行香次至僧達曰願郎且放鷹犬勿復游獵僧達荅曰家養一老狗放無處去已復還尚之失色大明中以歸順功封寧陵縣五等侯累遷中書令黃門郎路瓊之大后兄慶之孫也宅與僧達門竝嘗盛車服詣僧達僧達將獵已改服瓊之就坐僧達了不與語謂曰身昔門下騶人路慶之者是君何親遂焚瓊

之所坐牀太后怒泣涕於帝曰我尚在而人陵之我死後乞食矣帝曰噯之年少無事詣王僧達門見辱乃其宐耳僧達貴公子豈可以此加罪乎太后又謂帝曰我終不與王僧達俱生先是南彭城蕃縣人高闍沙門釋曇標道方等共相誑惑自言有鬼神龍鳳之瑞常聞簫鼓音與秣陵人藍宐期等謀爲亂又結殿中將軍苗乞食等起兵攻宮門事發凡黨與死者數十人僧達屢經犯忤以爲終無悛心因高闍事陷之收

付廷尉於獄賜死時年三十六帝亦以爲恨謂江夏王義恭曰王僧達遂不免死追思太保餘烈使人慨然於是詔太保華容文昭公門爵國姻一不貶絕時有蘇寶者名寶生本寒門有文義之美官至南臺侍御史江寧令坐知高闍謀反不卽聞啓亦伏誅僧達子道琰徙新安元徽中爲廬陵內史未至郡卒子融融字元長少而神明警慧母臨川太守謝惠宣女性敦敏教融書學博涉有文才從叔儉謂人

曰此兒至四十名位自然及祖舉秀才累遷太子舍人以父宦不通弱年便欲紹興家業啓齊武帝求自試遷祕書丞從叔儉初有儀同之授贈儉詩及書儉甚奇之笑謂人曰穰侯印詎便可解歷丹陽丞中書郎永明末武帝欲北侵使毛惠秀畫漢武北伐圖融因此上疏開張北侵之議圖成上置琅邪城射堂壁上游幸輒觀焉九年芳林園禊宴使融爲曲水詩序當時稱之上以融才辯使兼主客接魏使房景高宋弁弁

見融年少問主客年幾融曰五十之年久踰其半景高又云在北聞主客曲水詩序勝延年實願一見融乃示之後日宋弁於瑤池堂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主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蹤漢武更慙鄙製無以遠匹相如上以魏所送馬不稱使融問之曰秦西冀北實多駿驥而魏之良馬乃駑不若將旦旦信誓有時而爽駟駟之牧遂不能嗣宋弁曰當是不習地土融曰周穆馬迹

徧於天下若騏驎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
 有時而躓弁曰王主客何為勤勤於千里融曰
 卿國既異其優劣聊復相訪若千里斯至聖上
 當駕鼓車弁曰向意既須必不能駕鼓車也融
 曰買死馬之骨亦以郭隗之故弁不能答融躁
 於名利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初為司徒
 法曹詣王僧祐因遇沈昭略未相識昭略屢顧
 盼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謂曰僕出於
 扶桑入於場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

昭略云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物以羣分方
 以類聚君長東隅居然應嗜此族其高自標置
 如此及為中書郎嘗撫案歎曰為爾寂寂鄧禹
 笑人行遇朱雀桁開路人填塞乃搥車壁曰車
 中乃可無七尺車前豈可乏八騶及魏軍動竟
 陵王子良於東府募人板融寧朔將軍軍主融
 文辭捷速有所造作援筆可待子良特相友好
 晚節大習騎馬招集江西儉楚數百人並有幹
 用融特為謀主武帝病篤斲絕子良在殿內太

孫未入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閣口斷東宮仗
不得進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上重蘇朝事
委西昌侯鸞梁武謂范雲曰左手據天下圖右
手刎其喉愚夫不爲主上大漸國家自有故事
道路籍籍將有非常之舉卿聞之乎雲不敢荅
俄而帝崩融乃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西昌侯
聞急馳到雲龍門不得進乃曰有敕召我仍排
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指麾音響
如鍾殿內無不從命融知不遂乃釋服還省歎

曰公誤我鬱林深怨融卽位十餘日收下廷尉
獄使中丞孔珪倚爲奏曰融姿性剛險立身
浮競動迹驚羣抗言異類近塞外微塵苦求將
領遂招納不逞扇誘荒傖狡弄威聲專行權利
反覆唇齒之間傾動頰舌之內威福自己無所
忌憚誹謗朝政歷毀王公謂己才流無所推下
事暴遠近使融依源據荅融辭曰囚實頑蔽觸
行多愆但夙忝門素得奉教君子爰自總髮迄
將立年州閭鄉黨見許愚昏過蒙大行皇帝獎

育之恩又荷文皇帝識擢之重司徒公賜預士
林安陸王曲垂盼接前後陳伐虜之計亦仰簡
先朝今段犬羊乍擾令囚草撰符詔及司徒宣
敕招募同例非一實以戎事不小不敢承教續
蒙軍號賜使招集銜敕而行非敢虛扇且張弄
威聲應有形迹專行權利又無贓賄反復唇齒
之間未審悉與誰言傾動頰舌之內不容都無
主此自上甘露頌及銀甕啓三日詩序接虜使
語辭竭思稱揚得非誹謗囚才分本劣謬被策

用悚怍之情夙宵兢惕自循自省並愧流言伏
惟明皇臨宇普天蒙澤戊寅赦恩輕重必宥百
日曠期始蒙旬日一介罪身獨嬰憲劾融被收
朋友部曲參問北寺相繼於道請救於子良子
良不敢救西昌侯固爭不得詔於獄賜死時年
二十七臨死歎曰我若不爲百歲老母當吐一
言融意欲指斥帝在東宮時過失也先是太學
生會稽魏準以才學爲融所賞旣欲奉子良而
準鼓成其事太學生虞羲丘國賓竊相謂曰竟

陵才弱王中書無斷敗在眼中矣及融誅名準
入舍人省詰問遂懼而死舉體皆青時人以準
膽破融文集行於時東宮執事大夫也吳大業
微字景玄弘弟光祿大夫孺之子也少好學善
屬文工書兼解音律及醫方卜筮陰陽數術之
事宋文帝賜以名著初爲始興王交父憂去職
微素無宦情服闋除南平王鐸右軍諮議叅軍
仍爲中書侍郎時兄遠免官歷年微歎曰我兄
無事而屏廢我何得以而叨忝踰分文帝卽以遠

爲光祿勳微爲文好古言頗抑揚袁淑見之謂
爲訴屈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爲吏部郎微確乎
不拔時論者或云微之見舉廬江何偃亦參其
議偃慮爲微所咎與之書自陳微報書深言塵
外之適其從弟僧綽宣文帝旨使就職因留之
宿微妙解天文知當有大故獨與僧綽仰視謂
曰此上不欺人非智者其孰能免之遂辭不就
尋有元凶之變微常住門屋一間尋書玩古遂
足不履地終日端坐牀席皆生塵埃唯當坐處

獨淨弟僧謙亦有才譽爲太子舍人遇疾微躬
自處療而僧謙服藥失度遂卒深自咎恨發病
不復自療哀痛僧謙不能已以書告靈僧謙卒
後四旬而微終遺令薄葬不設輜旒鼓挽之屬
施五尺牀爲靈二宿便毀以常所彈琴置牀上
何長史偃來以琴與之無子家人遵之所著文
集傳於世贈祕書監微兄遠字景舒位光祿勳
時人謂遠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言能不
乖物理也遠子僧祐字胤宗幼聰悟叔父微撫

其首曰兒神明意用當不作率爾人雅爲從兄
儉所重每鳴笳列騶到其門候之僧祐輒稱疾
不前儉曰此吾之所望於若人也世皆推儉之
愛名德而重僧祐之不趨勢也未弱冠頻經憂
居喪至孝服闋髮落略盡殆不立冠帽舉秀才
爲驃騎法曹羸瘠不堪受命雅好博古善老莊
不尚繁華工草隸善鼓琴亭然獨立不交當世
沛國劉瓛聞風而悅上書薦之爲著作佐郎遷
司空祭酒謝病不與公卿游齊高帝謂王儉曰

卿從可謂朝隱荅曰臣從非敢妄同高人直是
愛閑多病耳經贈儉詩云汝家在市門我家在
南郭汝家饒賓侶我家多鳥雀儉時聲高一代
賓客填門僧祐不爲之屈時人嘉之稍遷晉安
王文學而陳郡袁利爲友時人以爲妙選齊武
帝數閱武僧祐獻講武賦王儉借觀不與竟陵
王子良聞其工琴於坐取琴進之不從命永明
末爲太子中舍人在直屬疾不待對人輒去中
丞沈約彈之云肆情運氣不顧朝典揚眉闊步

直轡高驅坐贖論時何點王思遠之徒請交並
不降意自天子至于侯伯未嘗與一人游卒于

黃門郎子籍

籍字文海仕齊爲餘杭令政化如神善於擿伏
自下莫能欺也性頗不儉俄然爲百姓所訟又
爲錢唐縣下車布政咸謂數十年來未之有也
籍好學有才氣爲詩慕謝靈運至其合也殆無
愧色時人咸謂康樂之有王籍如仲尼之有丘
明老聃之有嚴周梁天監中爲輕車湘東王諮

議參軍隨府會稽郡至若邪溪賦詩云蟬噪林
逾靜鳥鳴山更幽劉蕩見之擊節不能已已以
公事免及爲中散大夫彌忽忽不樂乃至徒行
市道不擇交游有時塗中見相識輒以笠傘覆
面後爲作唐侯相小邑寡事彌不樂不理縣事
人有訟者鞭而遣之未幾而卒籍又甚工草書
筆勢道放蓋孔琳之流亞也湘東王集其文爲
十卷云自天...至...天...人...
瞻字思範弘從孫也祖柳字休季位光祿大夫

東亭侯父猷字世倫位侍中光祿大夫瞻年六
歲從師時有伎經門過同業皆出觀瞻獨不視
習業如初從父僧遠聞而異之謂其父猷曰大
宗不衰寄之此子年十二居父憂以孝聞服闋
襲封東亭侯後頗好逸游爲閭里患以輕薄稱
及長折節脩士操涉獵書記善碁工射歷位驃
騎將軍王晏長史晏誅出爲晉陵太守潔已爲
政妻子不免飢寒時號廉平王敬則作亂瞻赴
都敬則經晉陵郡人多附之敬則敗臺軍討賊

黨瞻言愚人易動不足窮法齊明帝從之所全
萬數遷御史中丞梁臺建爲侍中吏部尚書性
率亮居選所舉其意多行頗嗜酒每飲或彌日
而精神朗瞻不廢簿領梁武每稱瞻有三術射
棊酒也卒謚康侯子長玄早卒弘四弟虞柳孺
曇首虞字休仲位廷尉卿虞子深字景度有美
名位新安太守柳孺事列于前曇首別卷

冲字長深弘玄孫也祖僧衍位侍中父茂璋字
胤光仕梁位給事黃門侍郎冲母梁武帝妹新
安公主卒於齊世武帝深鍾愛冲賜爵東安亭
侯累遷侍中南郡太守習於法令政號平理雖
無赫赫之譽久而見思曉音樂習歌儻善與人
交貴游之中聲名籍甚侯景之亂元帝承制冲
求解南都讓王僧辯并獻女伎十人以助軍賞
侯景平授丹楊尹魏平江陵敬帝爲太宰承制
以冲爲左長史紹泰中累遷光祿大夫尚書左
僕射開府儀同三司給扶陳武帝受禪領太子
少傅加特進左光祿大夫領丹楊尹參撰律令

帝以冲前代舊臣特申長幼之敬文帝卽位益加尊重嘗從幸司空徐度宅宴筵之上賜以几光大元年夢年七十六贈司空謚曰元簡冲有子三十人並致通官第十二子場字子瑛沈靜有器局美風儀梁元帝時位太子中庶子陳武帝入輔以爲司徒左長史文帝卽位累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侍中父冲嘗爲場辭領中庶子文帝顧冲曰所以久留場於承華正欲使太子微有場風法耳宣帝卽位歷

中書令吏部尚書場性寬和務清靜無所抑揚遷尚書左僕射加侍中參選事場居家篤睦每歲時饋遺徧及近親敦誘諸弟稟其規訓卒贈特進謚曰光子

場弟瑜字子珪亦知名美容儀年三十官至侍中永定元年使齊以陳郡袁憲爲副齊以王琳故囚之齊文宣每行載歿囚以從齊人呼曰供御囚每佗怒則召殺之瑜及憲並危殆者數矣齊僕射楊遵彥每救護之天嘉二年還朝復爲

侍中卒謚曰貞子

論曰語云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晉自中原沸騰

介居江左以一隅之地抗衡上國年移三百蓋

有憑焉其初諺云王與馬共天下蓋王氏人倫

之盛實始是矣及夫休元弟兄竝舉棟梁之任

下逮世嗣無虧文雅之風其所以簪纓不替豈

徒然也僧達猖狂成性元長躁競不止闕乎

列傳第十一 南史二十一 無

列傳第十二 南史二十二 延壽首與延撰

文帝婚人未大 李 孫儉 騫子規騫弟陳

帝簡文 王曇首 子僧綽 曾孫騫 騫子規騫弟陳

自非新 王曇首 子僧綽 曾孫騫 騫子規騫弟陳

志慈子泰 僧綽弟僧虔 慈弟志 志弟彬 寂

王曇首太保弘之弟也幼有素尚兄弟分財曇

首唯取圖書而已辟琅邪王大司馬屬從府公

脩復洛陽園陵與從弟球俱詣宋武帝帝曰並

膏梁世德乃能屈志戎旅曇首荅曰既從神武

自使懦夫立志時謝晦在坐曰仁者果有勇帝
悅及至彭城大會戲馬臺賦詩曇首文先成帝
問弘曰卿弟何如卿答曰若但如下官門戶何
寄帝大笑曇首有智局喜愠不見於色閨門內
雍雍如也手不執金玉婦女亦不得以為飾玩
自非祿賜一毫不受於人為文帝鎮西長史武
帝謂文帝曰曇首輔相才也汝可每事諮之及
文帝被迎入奉大統議者皆致疑曇首與到彥
之從兄華並勸上行上猶未許曇首固諫并言

天人符應上乃下率府州文武嚴兵自衛臺所
遣百官衆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
刀在平乘戶外不解帶者累旬及即位謂曇首
曰非宋昌獨見無以致此以曇首為侍中領驍
騎將軍容子為右軍將軍誅徐羨之等及平謝
晦皆曇首及華力也元嘉四年車駕出北堂使
三更竟開廣莫門南臺云應須白獸幡銀字綵
不肯開尚書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中丞傅隆
旨下曇首曰既無異敕又闕幡綵雖稱上旨不

異單刺元嘉元年二年雖有再開門例此乃前
事之違今之守舊未爲非禮其不請白獸幡銀
字祭致開門不時由尚書相承之失亦合糾正
上特無問更立科條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自
謝晦平後上欲封曇首等會讌集舉酒勸之因
拊御牀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出詔以示
之曇首曰豈可因國之災以爲身幸陛下雖欲
私臣當如直史何封事遂寢時弘錄尚書事又
爲揚州刺史曇首爲上所親委任兼兩宮彭城

王義康與弘並錄意常快快又欲得揚州以曇
首居中分其權任愈不悅曇首固乞吳郡文帝
曰豈有欲建大厦而遺其棟梁賢兄比屢稱疾
固辭州任將來若相申許此處非卿而誰時弘
久疾屢遜位不許義康謂賓客曰王公久疾不
起神州詎合臥臨曇首勸弘減府兵力之半以
配義康乃悅七年卒時年三十七文帝臨慟歎
曰王詹事所疾不救國之衰也中書舍人周赳
侍側曰王家欲衰賢者先殞上曰直是我家衰

耳贈光祿大夫九年以預誅徐羨之等謀追封
豫寧縣侯謚曰文孝武卽位配饗文帝廟庭子

僧綽嗣

僧綽幼有大成之度衆便以國器許之好學練
悉朝典年十三文帝引見拜便流涕哽咽上亦
悲不自勝襲封豫寧縣侯尚文帝長女東陽獻
公主初爲江夏王義恭司徒參軍累遷尚書吏
部郎參掌大選究識流品任舉咸盡其分僧綽
深沈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父曇首與王華並

被任遇華子新建侯嗣才劣位遇亦輕僧綽嘗
謂中書侍郎蔡興宗曰弟名位與新建齊弟趨
至今日蓋姻戚所致也遷侍中時年二十九始
興王濬嘗問其年僧綽自嫌早達逡巡良久乃
答其謙退若此元嘉末文帝頗以後事爲念大
相付託朝政大小皆參焉從兄微清介士也懼
其太盛勸令損抑僧綽乃求吳郡及廣州並不
許會巫蠱事洩上先召僧綽具言之及將廢立
使尋求前朝舊典劭於東宮夜饗將士僧綽密

以啓聞上又令換漢魏以來廢諸王故事送與江湛徐湛之欲立隨王誕江湛欲立南平王鑠文帝欲立建平王宏議久不決誕妃卽湛之女鑠妃湛妹也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惟宜速斷幾事難密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上曰卿可謂能斷大事此事不可不殷勤且庶人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恐千載之後言陛下惟能裁弟不能裁兒上默然江湛出閣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傷直邪僧綽

曰弟亦恨君不直及劭弒逆江湛在尚書上省聞變曰不用王僧綽言至此劭立轉僧綽吏部尚書及檢文帝巾箱及湛家書疏得僧綽所啓饗士并廢諸王事乃收害焉因此陷北第諸侯王以爲與僧綽有異志孝武卽位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愍侯初太社西空地本吳時丁奉宅孫皓流徙其家江左初爲周顛蘇峻宅後爲袁悅宅又爲章武王司馬秀宅皆以凶終及給臧燾亦頻遇禍故世稱凶地僧綽嘗謂宅無吉

凶請以爲第始造未及居而敗子儉
儉字仲寶生而僧綽遇害爲叔父僧虔所養數
歲襲爵豫寧縣侯拜受茅土流涕嗚咽幼篤學
手不釋卷賓客或相稱美僧虔曰我不患此兒
無名政恐名太盛耳乃手書崔子玉座右銘以
貽之丹陽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
也栝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
國事言之宋明帝選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
帝以儉嫡母武康主同泰初巫蠱事不可以爲

婦姑欲開冢離葬儉因人自陳密以歿請故事
不行年十八解褐秘書郎太子舍人超遷秘書
丞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表獻之又撰定元徽
四部書目母憂服闋爲司徒右長史晉令公府
長史著朝服宋大明以來著朱衣儉上言宜復
舊制時議不許及蒼梧暴虐儉告袁粲求外出
引晉新安主婿王獻之任吳興爲例補義興大
守昇明二年爲長史兼侍中以父終此職固讓
先是齊高帝爲相欲引時賢參讚大業時謝朓

爲長史帝夜召肫却人與語久之肫無言唯有
二小兒捉燭帝慮肫難之仍取燭遣兒肫又無
言帝乃呼左右儉素知帝雄異後請間言於帝
曰功高不賞古來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北面
居人臣可乎帝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又
曰儉蒙公殊眄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宋
以景和元徽之淫虐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
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惟
大業永淪七尺豈可得保帝笑曰卿言不無理

儉又曰公今名位故是經常宰相宜禮絕羣后
微示變革當先令褚公知之儉請銜命帝曰我
當自往經少日帝自造彥回款言移晷乃謂曰
我夢應得官彥回曰今授始爾恐一二年間未
容便移且吉夢未必便在旦夕帝還告儉儉曰
褚是未達理虞整時爲中書舍人甚閑辭翰儉
乃自報整使作詔及高帝爲太尉引儉爲右長
史尋轉左專見任用大典將行禮儀詔策皆出
於儉褚彥回唯爲詔又使儉參懷定之齊臺建

遷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多所引進時客有姓譚者詣儉求官儉謂曰齊桓滅譚那得有君荅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其善據卒得職焉高帝嘗從容謂儉曰我今日當以青溪爲鴻溝對曰天應人順庶無楚漢之事時朝儀草創衣服制則未有定準儉議曰漢景六年梁王入朝中郎謁者金貂出入殿門左思魏都賦云藹藹列侍金貂齊光此藩國侍臣有貂之明文晉百官表云太尉參軍四人朝服武冠此

又宰府之明文又疑百僚敬齊公之禮儉又曰晉王受命勸進云冲等眷眷稱名則應盡禮而世子禮秩未定儉又曰春秋曹世子來朝待以上公之禮下其君一等今齊公九命禮冠列藩世子亦宜異數並從之世子鎮石頭城仍以爲世子宮儉又曰魯有靈光殿漢之前例也聽事爲崇光殿外齋爲宣德殿以散騎常侍張緒爲世子詹事車服悉依東宮制度高帝踐阼與儉議佐命功臣從容謂曰卿謀謨之功莫與爲二

卿止二千戶意以爲少趙充國猶能自舉西零之任況卿與我情期異常儉曰昔宋祖創業仁命諸公開國不過二千以臣比之唯覺超越上笑曰張良辭侯何以過此建元元年改封南昌縣公時都下舛雜且多姦盜上欲立符伍家家以相檢括儉諫曰京師翼翼四方是湊必也持符於事旣煩理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乃止是歲有司奏定郊殷之禮儉以爲宜以今年十月殷祭宗廟自此以後五年再殷祭

二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卽以其日還祭明堂又用次辛饗祀北郊而並無配從之明年轉左僕射領選如故初宋明帝紫極殿珠簾綺柱飾以金玉江左所未有高帝欲以其材起宣陽門儉與褚彥回及叔父僧虔連名表諫上手詔酬納宋世宮門外六門城設竹籬是年初有發白虎樽言白門三重門竹籬穿不完上感其言改立都牆儉又諫上荅曰吾欲後世無以加也朝廷初基制度草創儉問無不決上每曰詩曰惟

岳降神生甫及申今天爲我生儉也其年固請
解選見許帝幸樂遊宴集謂儉曰卿好音樂孰
與朕同儉曰沐浴唐風事兼比屋亦旣在齊不
知肉味帝稱善後幸華林宴集使各効伎藝褚
彥回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
夜來張敬兒舞儉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
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
以堪之後上使陸澄誦孝經起自仲尼居儉曰
臣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

章上曰善張子布更覺非奇也於是王敬則脫
朝服袒以絳糾髻奮臂拍張叫動左右上不悅
曰豈聞三公如此荅曰臣以拍張故得三公不
可忘拍張時以爲名荅儉尋以本官領太子詹
事加兵三百人時皇太子妃薨左衛將軍沈文
季經爲宮臣未詳服不儉議曰漢魏以來宮僚
先備臣隸之節具體在三存旣盡敬亡豈無服
昔庾翼喪妻王允媵含猶謂府吏宜有小君之
服况臣節之重宜依舊君之妻齋衰三月而除

上崩遺詔以儉爲侍中尚書令鎮軍每上朝令史恒有三五十人隨上諮事辯析未嘗壅滯褚彥回時爲司徒錄尚書笑謂儉曰觀令判斷甚樂儉曰所以得厝私懷寔由稟明公不言之化武帝卽位給班劔二十人進號衛將軍掌選事時有司以前代嗣位或仍前郊年或別爲郊始晉宋以來未有畫一儉議曰晉明帝太寧三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卽位明年改元亦郊簡文咸安三年南郊其年七月崩孝武卽位明年

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亦郊此二代明例差可依放今聖明係業幽顯宅心言化則頻郊非嫌語事則元號初改禋燎登配孝敬兼遂謂明年正月宜饗禮二郊虞祭明堂自茲以後依舊間歲有司又以明年正月上辛應南郊而立春在上辛後郊在立春前爲疑儉曰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此近世明例也並

從之永明二年領丹楊尹三年領國子祭酒又
領太子少傅舊太子敬二傅同至是朝議接少
傅以賓友禮宋時國學頽廢未暇脩復宋明帝
泰始六年置總明觀以集學士或謂之東觀置
東觀祭酒一人總明訪舉郎二人儒玄文史四
科科置學士十人其餘令史以下各有差是歲
以國學既立省總明觀於儉宅開學士館以總
明四部書充之又詔儉以家爲府四年以本官
領吏部先是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

尚莫以專經爲業儉弱年便留意三禮尤善春
秋發言吐論造次必於儒教由是衣冠翕然並
尚經學儒教於此大興何承天禮論三百卷儉
抄爲八帙又別抄條目爲十三卷朝儀舊典晉
宋來施行故事撰次諳憶無遺漏者所以當朝
理事斷決如流每博議引證先儒罕有其例八
坐丞郎無能異者令史諮事賓客滿席儉應接
銓序傍無留滯十日一還監試諸生巾卷在庭
劔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慕

之相與放效儉嘗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況也武帝深委仗之七流選用奏無不可五年儉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固讓六年重申前命先是詔儉三日一還朝尚書令史出諮事上以往來煩數詔儉還尚書下省月聽十日出外儉啓求解選上不許七年乃上表固請見許改領中書監參掌選事其年疾上親臨視夢年四十八詔衛軍文武及臺所給兵仗悉停侍葬又詔追贈太尉加羽葆鼓吹增班劔爲六

十人葬禮依太宰文簡公褚彥回故事謚文憲公儉寡嗜慾唯以經國爲務車服塵素家無遺財手筆典裁爲當時所重少便有宰臣之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及生子字曰玄成取仍世作相之義撰古今喪服集記并文集並行于世梁武帝受禪詔爲儉立碑降爵爲侯儉弟遜宋昇明中爲丹陽丞告劉彥節事不蒙封賞建元初爲晉陵太守有怨言儉慮爲禍因褚彥回啓聞中丞陸澄依事舉奏詔以儉竭誠

佐命特降刑書宥遜遠徙永嘉郡於道伏誅長子騫嗣

騫字思寂本字玄成與齊高帝偏諱同故改焉性凝簡慕樂廣爲人未嘗言人之短諸女子姪皆嬪王尚主朔望來歸輜輶填咽非所欲也敕歲中不過一再見嘗從容謂諸子曰吾家本素族自可依流平進不須苟求也歷黃門郎司徒右長史不事產業有舊墅在鍾山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佃之常謂人曰我不如鄭公業

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爲愧永元末召爲侍中不拜三年春枉矢書見西方長十餘丈騫曰此除舊布新之象也及梁武起兵騫曰天時人事其在此乎梁武霸府建引爲大司馬諮議參軍遷侍中及帝受禪降封爲侯歷位度支尚書中書令武帝於鍾山西造大愛敬寺騫舊野在寺側者卽王導賜田也帝遣主書宣旨就騫市之欲以施寺答云此田不賣若敕取所不敢言酬對又脫略帝怒遂付市評田價以直逼

還之由是忤旨出爲吳興太守騫性侈於味而
儉於服頗以多忌爲累又惰於接物雖主書宣
敕或過時不見才望不及弟暕特以儉之嫡故
不棄於時暕爲尚書左丞僕射當朝用事騫自
中書令爲郡邑邑不樂在郡臥不視事徵復爲
度支尚書加給事中領射聲校尉以母憂去職
普通三年卒年四十九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
謚曰安子規

尉徐孝嗣每見必爲流涕稱曰孝童叔父暕亦
深器重之常曰此兒吾家千里駒也年十二略
通五經大義及長遂博涉有口辯爲本州迎主
簿起家秘書郎累遷太子洗馬天監十二年改
造太極殿畢規獻新殿賦其辭甚工後爲晉安
王綱雲麾諮議參軍久之爲新安太守父憂去
職服闋襲封南昌縣侯除中書黃門侍郎敕與
陳郡殷芸琅邪王錫范陽張緬同侍東宮俱爲
昭明太子所禮湘東王繹時爲丹楊尹與朝士

宴集屬規爲酒令規從容曰江左以來未有茲
舉特進蕭琛金紫光祿大夫傅昭在坐並謂爲
知言朱异嘗因酒卿規責以無禮普通初陳
慶之北侵陷洛陽百僚稱慶規退曰可吊也又
何賀焉道家有云非爲功難成功難也昔桓溫
得而復失宋武竟無成功我孤軍無援深入寇
境將爲亂階俄見覆沒六年武帝於文德殿餞
廣州刺史元景隆詔羣臣賦詩同用五十韻規
援筆立奏其文又美武帝嘉焉卽日授侍中後

爲晉安王長史王立爲太子仍爲散騎常侍太
子中庶子侍東宮太子賜以所服貂蟬并降令
書悅是舉也尋爲吳郡太守主書芮珍宗家在
吳前守宰皆傾意附之至是珍宗假還規遇之
甚薄珍宗還都密奏規不理郡事俄徵爲左戶
尚書郡境千餘人詣闕請留表三奏不許求於
郡樹碑許之規常以門宗貴盛恒思減退後爲
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辭疾不拜遂於鍾山
宋熙寺築室居焉卒贈光祿大夫謚曰文皇太

子出臨哭與湘東王繹令曰王威明風韻道上神峰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實俊人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澗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規集後漢衆家異同注續漢書二百卷文集二十卷子襄魏尅江陵入長安

暕字思晦騫弟也年數歲而風神警拔有成人之度時父儉作宰相賓客盈門見暕曰公才公望復在此矣弱冠選尚淮南長公主拜駙馬都

尉歷秘書丞齊明帝詔求異士始安王遙光薦暕及東海王僧孺除暕騎從事中郎天監中歷位侍中吏部尚書領國子祭酒門貴與物隔不能留心寒素頗稱刻薄後爲尚書左僕射領國子祭酒卒謚曰靖子承訓並通顯

承字安期初爲秘書郎累遷中書黃門侍郎兼國子博士時膏腴貴遊咸以文學相尚罕以經術爲業唯承獨好儒業遷長史兼侍中俄轉國子祭酒承祖儉父暕皆爲此職三世爲國師前

代未之有久之出爲東陽太守政存寬惠吏人
悅之卒郡謚曰章承性簡貴有風格右衛朱異
當朝用事每休下車馬填門有魏郡申英者門
寒才俊好危言高論以忤權右嘗指異門曰此
中輻湊皆爲利往能不至者惟大小王東陽耳
小東陽卽承弟幼也時唯承兄弟及褚翔不至
異門世並稱之

訓字懷範生而紫胞師媪乙法當貴幼聰警有
識量僧正惠超見而奇之謂門人羅智國曰四

郎眉目踈朗舉動和韻此是興門戶者智國以
白暎暎亦曰不墜基業其在文殊文殊訓小字
也年十三暎亡憂毀家人莫識十六名見文德
殿應對爽徹上目送之久謂朱異曰可謂相門
有相初補國子生問說師袁昂昂曰久藉高名
有勞虛想及觀容止若披雲霧俄而諸袁子弟
來昂謂諸助教曰我兒出十數若有一子如此
實無所恨射策除秘書郎累遷秘書丞嘗詩云
旦爽匡世功蕭曹佐毗俗追祖儉之志也後拜

侍中入見武帝帝問何敬容曰褚彥回年幾爲
宰相敬容曰少過三十上曰今之王訓無謝彥
回訓美容儀善進止文章爲後進領袖年二十
六卒謚溫子賦容止恭外雲霧對而語
僧虔金紫光祿大夫僧綽弟也父曇首與兄弟
集會子孫任其戲適僧達跳下地作彪子時僧
虔累十二博棊旣不墜落亦不重作僧綽採蠟
燭珠爲鳳皇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伯父弘
歎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亡吾家者終此子

也僧虔必至公僧綽當以名義見美或云僧虔
採燭珠爲鳳皇弘稱其長者云僧虔弱冠雅善
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唯跡逾子敬
方當器雅過之爲太子舍人退默少交接與袁
淑謝莊善淑每歎之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
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雖魏陽元之射王汝南
之騎無以加焉遷司徒左西屬兄僧綽爲宋元
凶所害親賓咸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
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同

歸九泉猶羽化也孝武初出爲武陵太守攜諸子姪兄子儉中塗得病僧虔爲廢寢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子姪之間一情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異古亡兄之胤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遠爲中書郎再遷太子中庶子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跡大明世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後爲御史中丞領驍騎將軍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臺王氏分枝居烏衣者位宦微減僧虔爲此

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爲耳秦始中爲吳興太守始王獻之善書爲吳興郡及僧虔工書又爲郡論者稱之徒會稽太守中書舍人阮佃夫家在東請假歸客勸僧虔以佃夫要幸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去耳佃夫言於宋明帝使御史中丞孫夔奏僧虔坐免官尋以白衣領侍中元徽中爲吏部尚書尋加散騎常侍轉右僕射昇明二年爲尚書令嘗爲飛白書題尚書

省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脩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比座右銘兄子儉每覲見輒勗以前言往行忠貞止足之道雅好文史解音律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人間競造新聲時齊高帝輔政僧虔上表請正聲樂高帝乃使侍中蕭惠基調正清商音律齊受命轉侍中丹楊尹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僧虔上言湯本救疾而實行寃暴若罪必入重自有正刑若

去惡宜疾則應先啓豈有死生大命而潛制下邑上納其言而止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冢冢者相傳云是楚王冢大獲寶物玉履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綸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以示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高帝素善書篤好不已與僧虔賭書畢謂曰誰爲第一對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爲謀或云帝問我書何如卿答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

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曰
卿善爲亂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帝示僧虔
古迹十一卷就求能書人名僧虔得人間所有
卷中所無者吳大皇帝景帝歸命侯書桓玄書
及王丞相導領軍洽中書令珉張芝索靖衛伯
儒張翼十一卷奏之又上羊欣所撰能書人名
一卷遷湘州刺史侍中如故清簡不營財產百
姓安之武帝卽位以風疾欲陳解遷侍中左光
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僧虔少時羣從並會客

有相之云僧虔年位最高仕當至公餘人莫及
及此授僧虔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當有
八命之禮我若復此授一門有二台司實所畏
懼乃固辭上優而許之客問其故僧虔曰吾榮
位已過無以報國豈容更受高爵方貽官謗邪
儉旣爲朝宰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
悅竟不入戶儉卽日毀之永明三年薨時年六
十追贈司空侍中如故謚簡穆僧虔頗解星文
夜坐見豫章分野當有事故時僧虔子慈爲豫

章內史慮有公事少時而僧虔夢棄郡奔赴時
有前將軍陳天福坐討唐寓之於錢唐掠奪百
姓財物棄市先是天福將行令家人豫作壽冢
未至東又信催速就冢成而得罪因以葬焉又
宋世光祿大夫劉鎮之年三十許病篤已辨凶
具既而疾愈因畜棺以爲壽九十餘乃亡此器
方用因此而言天道未易知也僧虔論書云宋
文帝書自言可比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
欣功夫少於欣王平南廩右軍叔過江右軍之

前以爲最亡曾祖領軍右軍云弟書遂不減吾
變古制今唯右軍領軍不爾至今猶法鍾張亡
從祖中書令書子敬云弟書如騎騾駮駮恒欲
度驂騑前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
後進庾猶不分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
賤家雞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張翼王右
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寫題後答右軍當時不
別久後方悟云小人幾欲亂真張芝索靖韋誕
鍾會二衛並得名前代無以辨其優劣唯見其

筆力驚異耳張澄當時亦呼有意郝愔章草亞於右軍郗嘉賓草亞於二王緊媚其父桓玄自謂右軍之流論者以比孔琳之謝安亦入能書錄亦自重爲子敬書嵇康詩羊欣書見重一時親受子敬行書尤善正乃不稱名孔琳之書天然縱放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欣後丘道護與羊欣俱面受子敬故當在欣後范曇與蕭思話同師羊欣後小叛旣失故步爲復小有意耳蕭思話書羊欣之影風流趨好殆當不減筆力恨

弱謝綜書其舅云繁生起是得賞也恨少媚好謝靈運書乃不倫遇其合時亦得入流賀道力書亞丘道護庾昕學右軍亦欲亂真矣僧虔嘗自書讓尚書令表辭制旣雅筆迹又麗時人以比子敬崇賢吳郡顧寶先卓越多奇自以伎能僧虔乃作飛白以示之寶先曰下官今爲飛白屈矣僧虔著書賦儉爲注序甚工僧虔宋世嘗有書誠子曰知汝恨吾未許汝學欲自悔厲或以闔棺自欺或更擇美業且得有慨亦慰窮生

但亟聞斯唱未覩其實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牀頭百日許復徒業就玄汝曾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而終日自欺人人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爲訓然重華無嚴父放勳無令子亦各由已耳汝輩竊議亦當云阿越不學何忽自課汝見其一耳不全爾也設令吾學如馬鄭亦復甚勝復倍不如今亦必大減致之有由從身上來也汝今壯年自勤數倍許勝劣及吾耳吾在世雖乏德素要

復推排人間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比數汝耳卽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負令譽弱冠越超清級者于時王家門中優者龍鳳劣猶虎豹失蔭之後豈龍虎之議況吾不能爲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茂爾無聞布衣寒素輕相屈體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誡爾後乘也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宦兼有室累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

時邪各爾身已切豈復關吾邪鬼唯知愛深松
茂栢寧知子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略敘曾懷
子慈

慈字伯寶年八歲外祖宋太宰江夏王義恭迎
之內齋施寶物恣所取慈取素琴石硯及孝子
圖而已義恭善之袁淑見其幼時撫其背曰叔
慈內潤也少與從弟儉共書學謝鳳子超宗嘗
候僧虔仍往東齋詣慈慈正學書未即放筆超
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如雞之

比鳳超宗狼狽而退十歲時與蔡興宗子約入
寺禮佛正遇沙門懺約戲慈曰衆僧今日可謂
虔虔慈應聲曰卿如此何以興蔡氏之宗歷位
吳郡太守太司馬長史侍中領步兵校尉司徒
左長史慈患脚齊武帝敕王晏慈有微疾不能
騎聽乘車在仗後江左以來少例也慈妻劉彥
節女子觀尚武帝長女吳縣公主脩婦禮姑未
嘗交答江夏王鋒爲南徐州王妃慈女也以慈
爲東海太守行徐州府州事還爲冠軍將軍廬

南史列傳卷三
陵王中軍長史未拜永明九年卒贈太常謚懿
子泰

泰字仲通幼敏悟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牀羣兒競之泰獨不取問其故對曰不取自當得賜由是中表異之少好學手所抄寫二千許卷及長通和溫雅家人不見喜愠之色姊夫齊江夏王鋒爲齊明帝所害外生蕭子友並孤弱泰資給撫訓逾於子姪梁天監元年爲秘書丞自齊永元之末後宮火延燒秘書書圖

散亂殆盡泰表校定繕寫武帝從之歷中書侍郎掌吏部仍卽真自過江吏部郎不復典大選令史以下小人求競者輻湊前後少能稱職泰爲之不爲貴賤請屬易意天下稱平轉黃門侍郎每預朝宴刻燭賦詩文不加點帝深賞歎沈約常曰王有養炬謝有覽舉養泰小字炬筠小字也始革大理以泰爲廷尉卿再歷侍中後爲都官尚書泰能接人士故每願其居選官頃之爲吏部尚書衣冠屬望未及選舉仍疾改除散

騎常侍左驍騎將軍未拜卒謚夷子廊

志字次道慈之弟也九歲居所生母憂哀容毀瘠爲中表所異弱冠選尚宋孝武女安固公主拜駙馬都尉褚彥回爲司徒引志爲主簿謂其父僧虔曰朝廷之恩本爲殊特所可光榮在屈賢子累遷宣城內史清謹有恩惠郡人張倪吳慶爭田經年不決志到官父老相謂曰王府君有德政吾鄉里乃有如此爭倪慶因相携請罪所訟地遂成閑田後爲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

十餘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反唯一人失期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旦果至以婦孕吏人益歎服之爲吏部尚書在選以和理稱崔慧景平以例加右軍將軍封臨汝侯固讓改領右衛將軍及梁武軍至城內殺東昏百僚署名送首志歎曰冠雖弊可加足乎因取庭樹葉按服之僞悶不署名梁武覽牋無志署名心嘉之弗以讓也霸府開爲驃騎大將軍長史梁臺建位散騎常侍中書令天監初爲丹陽尹爲政清靜

都下有寡婦無子姑亡舉責以斂葬既而無以還之志愍其義以俸錢償焉時年饑每旦爲粥於郡門以賦百姓衆悉稱惠常懷止足謂諸子姪曰謝莊在宋孝武時位止中書令吾自視豈可過之三年爲散騎常侍中書令因多謝病簡通賓客九年還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卒志善藁隸當時以爲楷法齊游擊將軍徐希秀亦號能書常謂志爲書聖志家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父僧虔門風寬恕志尤惇厚所歷不以

罪咎劾人門下客嘗盜脫志車幘賣之志知而不問待之如初賓客遊其門者專蓋其過而稱其善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人號馬糞諸王爲長者普通四年志改葬武帝厚賻贈之謚曰安有五子緝休謹操素志弟揖位太中大夫揖子筠

筠字元禮一字德柔幼而警悟七歲能屬文年十六爲芍藥賦其辭甚美及長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沈約見筠以爲似外祖袁粲謂僕射

張稷曰王郎非唯額類袁公風韻都欲相似稷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嬉笑惟此一條不能酷似仕為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或勸不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吾得比蹤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職沈約每見筠文咨嗟嘗謂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朓諸賢零落平生意好殆絕不謂疲暮復逢於君約於郊居宅閣

齋請筠為草木十詠書之壁皆直寫文辭不加篇題約謂人曰此詩指物程形無假題署約製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示筠草筠讀至雌霓五的連蜷約撫掌欣抃曰僕常恐人呼為霓反次至墜石礎星及冰懸炤而帶坻筠皆擊五兮

節稱贊約曰知音者希真奇殆絕所以相要政在此數句耳筠又嘗為詩呈約約即報書歎詠以為後進擅美筠又能用強韻每公宴並作辭必妍靡約嘗啓上言晚來名家無先筠者又於

御筵謂王志曰賢弟子文章之美可謂後來獨步謝朓常見語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近見其數首方知此言爲實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竝掌東宮管記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常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殷鈞等遊宴玄圃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見重如此筠又與殷鈞以方雅見禮後爲中書郎奉敕製開善寺寶誌法師碑文辭甚麗逸又敕撰中書表奏三十卷及所上賦頌都爲

一集後爲太子家令復掌管記普通元年以母憂去職筠有孝性毀瘠過禮大通二年爲司徒左長史三年昭明太子夢敕製哀策文復見嗟賞尋出爲臨海太守在郡侵刻還資有芒屨兩舫他物稱是爲有司奏不調累年後歷祕書監太府卿度支尚書司徒左長史及簡文卽位爲太子詹事筠家累千金性儉嗇外服麤弊所乘牛嘗飼以青草及遇亂舊宅先爲賊焚乃寓居國子祭酒蕭子雲宅夜忽有盜攻懼墜井卒時

年六十九家人十二口同遇害人棄尸積於空井中筠狀貌寢小長不滿六尺性弘厚不以藝能高人而少擅才名與劉孝綽見重當時其自序云余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遇見警觀皆即疏記後重省覽懽興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三四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載矣幼年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諷常為口實廣略去取凡三過五抄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本草並再抄子史

諸集皆一遍未嘗倩人假手並躬自抄錄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遺忘而已又與諸兒書論家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沈少傅約常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為四代之史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筠自撰其文章

以一官爲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吏部左佐臨海太府各十卷。尚書三十卷。凡一百卷。行於世。子祥仕陳。位黃門侍郎。揖弟彬。爲西州太守。目彬字思文。好文章。習篆隸。與志齊名。時人爲之語曰：三真六草。爲天下寶。齊武帝起舊宮。彬獻賦。文辭典麗。尚齊高帝女臨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仕齊。歷太子中庶子。徙永嘉太守。卜室於積穀山。有終焉之志。梁天監中。歷吏部尚書。秘書監。卒。謚惠彬。立身清白。推賢接士。有士君子

風彬弟寂

寂字子玄。性迅動。好文章。讀范滂傳。未嘗不歎。悒王融敗後。賓客多歸之。齊建武初。欲獻中興頌。兄志謂曰：汝膏粱年少。何患不達。不鎮之以靜。將恐貽譏。寂乃止。位祕書郎。卒年二十一。論曰：王曇首之才器。王僧綽之忠直。其世祿不替也。豈徒然哉。仲寶雅道自居。早懷伊呂之志。竟而逢時。遇主。自致宰輔之隆。所謂衣冠禮樂。盡在是矣。齊有人焉。於斯爲盛。其餘文雅儒素。

各稟家風箕裘不墜亦云美矣其箱文辭謝靈運
 竟而後謝靈運自姪率麟之劉仲蔚本寂靜樂
 替也竟謝靈運中寶錄載自吳早謝明昌之志
 論曰王曇首之末器王僧綽之忠直其世系不
 備洪武親魏錄以止在謝書項卒年二十一
 於吳志信曰衣膏藥年少向惠不數不難久以
 謝王臨之必必實谷多禱之齊數海所始精中興
 錄字十支封侯應其文章歸於吳謝未嘗不備
 列傳第十二
 南史二十二
 有

12

